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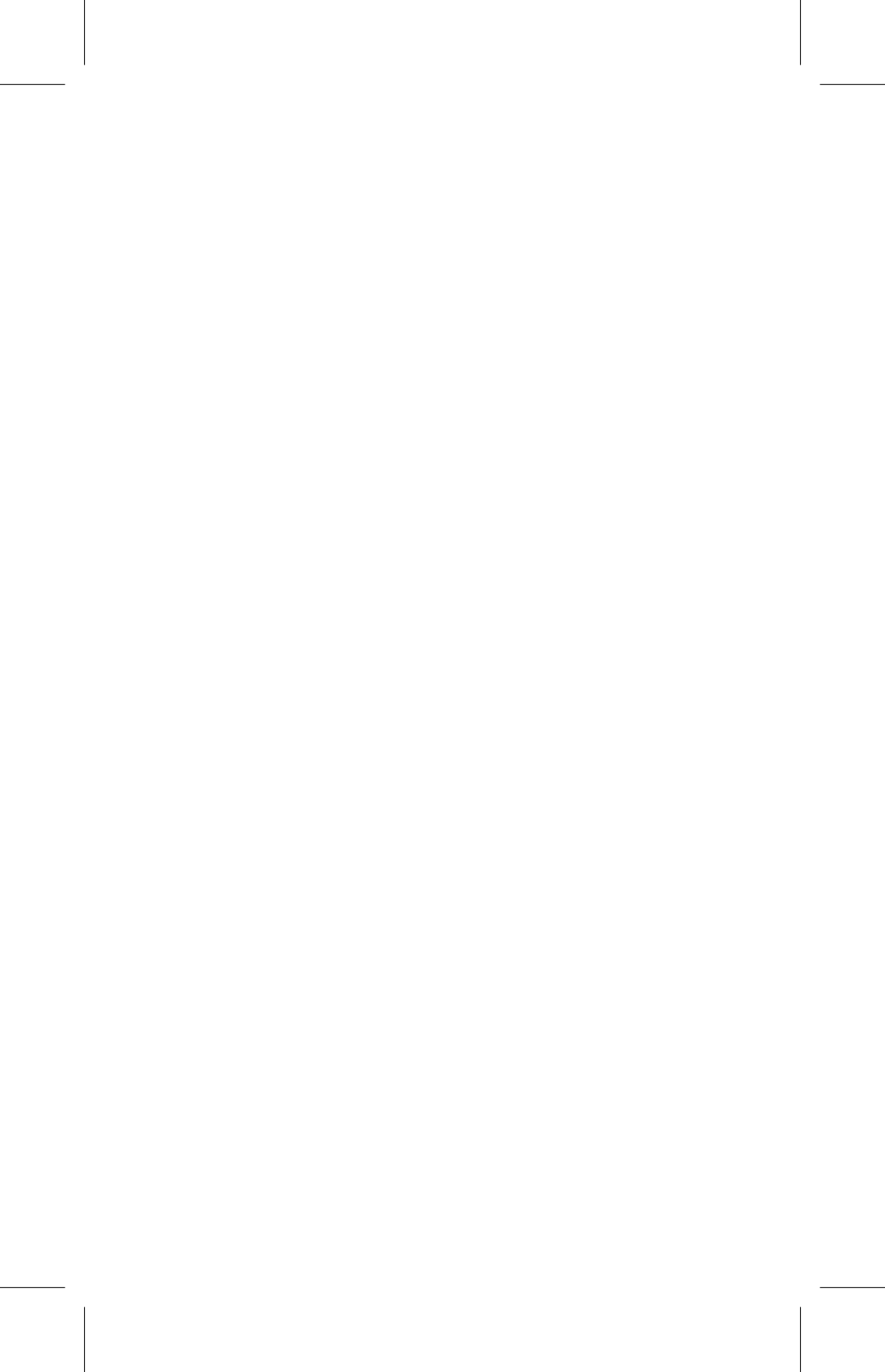
张
羞

云
云

YUNYUN

ZHANG XIU





秋天，街上还是有许多穷人。许多阳光，还是有许多的移动，人的移动，许多甚至过多的鞋子，声音，很多说话声，由碰撞发出的响声，有许多的开始，从哪儿算起？有许多色彩在灰尘中穿行，许多的心跳，词语，许多的风也是，一些秋风，一些能明显看见的东西，有许多许多，但主要是人，人形的东西，灰灰的或新鲜或隔夜的疲劳的人，行人，一些劳动力，失败者，树叶扫荡者，有许多树叶，各种不同的落叶和各式各样垃圾，许多丢得到处都是的东西，在光线下，人在其中拖着影子移动。我从窗户往外看，看着它们。看着，但又懒得去看见。我肚子痛。我知道这种感觉。并且能说出它的正确描述是隐隐发痛，常有的事，我不知道是那

根香蕉，还是什么东西吃坏了。我饮水，看着街上的这些那些，我在看什么？没看，我只是在写作。望着书桌上的蓝色风扇，听听音乐，动动脑子，我在书写。空写一些什么，一本书。我有时我又会停下，不动。我反观这种不动，从一个不会太高的高处，还是从房间门口那边望过来，一个我躺坐在椅子上，仿佛静止。我知道他没在休息。他尽管两根腿脚交叉搁在桌上，空洞，呼吸缓慢，他绝对不激烈。仿佛人，一个抽象的大写的人。人，词语，单音节，一种会说话的主体动物，说各种话，各种方言。有时不说，沉默，像个人那样坐在窗前，阳台上，走在街上。不是人，它们又是什么。从鸟而来。是另一种鸟。从不知道何处来到这里的鸟。但鸟不会说话。这是它们的缺陷。一个人，一个会说话的词语的人，嘴巴用来吃饭，呼吸，冒冒烟雾，交媾，说话或不说话，沉默。人有成为一个哑巴的自由。人即使他是哑巴也有说话的自由，他在说话。谁？他。我听不清，听不见，但知道他没有停止说话，他在写作。他有时离开椅子，去窗边站着。我不担心。我要不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要不翻落，仿佛鸽子鸟降临到他身上。我信。现在，我们又在一起，成为一个单数。我们看着射在街上的那些秋天的光线，等于看着街上的全部，我们得到暂时的图像，

以及与它配合一致的声音，我们能感觉到一些风(通过树枝的摇晃)也在那里。我们随便看着，一个现象，一些仿佛存在那里的散乱无序的东西，事物，没有哪儿觉得不舒服，不对，不正常，非常与反常。无。我在痛，在胃部附近。但不需要我去发出一个声音。痛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鸟撞到玻璃上，一根绳子不停绞紧，崩裂，一个人对于痛可以发出什么样的一个声音？人没有特定的声音。它从嘴巴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说各种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话语，喊，絮叨，呼唤，念诵抑或咏叹。你痛吗？不痛。什么痛？一点儿也不痛。痛是什么。痛无非是一种什么？一个野兽围着原地打转算不算在痛。一个没有观念的动物它在痛什么。它不发出声音，最多嘶嘶地叫嚷着，它要告诉谁？空气吗，还是另一个同类。谁又是同类。它是怎么知道的，通过什么去辨识。气味，图像，同样的叫声？作为一个旷野里独行的动物，它没有同类。痛让它看到的图像在变形，扭曲，甚至晃动。它听见那个从自己嘴里发出的痛苦的叫声，从耳朵进来，又从嘴巴跑出去，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反复穿过它。它的完整遭到了破坏，它必须忍受这个古怪、支离破碎的身体，只是一具躯壳，它没有心灵，或那又是一种什么东西？它没有。不知道，它在痛，一下跟着一下，一阵接一阵，

如海潮涌动，暴雨来袭，它不知道那是什么，不知道，它不知道，统统一无所知，它只是一头自然动物。它的嘴里流淌着酸味的白色唾沫。它甩动脑头，四肢疾速刨着泥土，嘴巴嚷个没完，不停，它不想也无法压抑住那个声音，仿佛只有它，这个来自身体内部的声音可以带它离开世界。它所在的这个世界，它的世界。那是什么东西？在它，在一个动物的目光中，在它的闪烁的心脏里。它只有一点脑子，一点儿脑汁水，它无法计算它们。它没有心这种配件它又能综合什么呢，它不可能知道，理解它们是什么。以至于它是如此机械，它有的只是一个粗糙结构，一种模糊的血肉构造，以及一些条件反射而不可能清楚世界是什么。是明晃晃的一个什么。它不懂佛学那套东西，是懵的。世界，它小，不会超过从洞口到河边那么远的距离，也不是，它是四处游荡的动物，居无定所，在山顶望着对面的山顶，在岸边被一条常年流淌的河水阻挡，它自由但哪儿都去不了。它狭义。它从没走出过这片旷野，大地，只是在附近来回转悠，没有配偶，同类，一头落单的动物它无处去学习。它也不需要。依靠强大顽固的本能它始终活着，它的行为与感知融化在自然中而不自知。现在，痛让它对这一切有了不同的新的认识，它仿佛被抽出。从这片自然环境，它的领地，它的自

足的世界中取出，分离，被甩出，远离所有实在，消失，它正在被剥夺，一种温暖的什么东西向它涌来，它不知道，不可能知道，但也不想进入那种无聊与虚空。它在原地翻腾。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需要什么样的声音？它不再发声。没有声音。寂静的声音。没有词语，哪怕一个音节，没有。没有那种声音。它还在思考吗？用什么思考。情感，它没有。它对自己天然冷漠，它是钵。图像呢，它黑。它的脑子里黑乎乎的，没有一点可回放的记忆，它在远去。它没有。什么都没有，是空的。还是气味？是的，它闻到一股烧焦的真实的气味，但不是用鼻子，是在它那一点微弱的脑子里升起的烟雾，香气弥漫，它闻到了。它的火堆去哪儿了？并且，又有什么是重要的？不知道，它忘了痛，一个小小的过程落下帷幕，这会儿是秋天。一个吉祥，忙碌的季节，我们什么都没得到，一无所获。不管是不是在秋天，凡事移动，淡入，完全陌生，不可遇见。而不论什么事她们都看见了。正在看见。灯火熄灭，电影即将开始。观众还在进场。他们在什么时候退场？谁在支配他们的行为、想法，谁在吸食可乐那么大声？把她拉出去，丢到云上！让她与一只鸫鸟待在一起。不，我们不能这样没头没脑开始，岂有此理。没有开始。我们理想情况下开端于一片荒地，在起初。起

初只是混沌，一碗浑浊的饭汤，要是可以这样比喻，为了方便。我们打开牛眼那么大的眼睛乌珠，看着。盯着什么。它是什么？在移动！云？不是。狗屎呢，不像。因为在它内部的事实使得我们不可能观察到它是善是恶，怪异抑或平静，没有词语用来描述这种复杂感，有的只是相对的距离。这是它与我们的绝对关系，与规矩。我们昏过去。等不知道多久后在封建制愈发完善和成熟的一个下午醒来。历来如此，一种惯性驱使而已。仿佛熄灭后重生，没有明确的主语，它。它在移动。齐达内捕蛇去了。在村里他们属于小姓。大多姓张或裴。他们家是帮富农看山林的，在土改运动和解放以前。我问他那个在门口念佛的老邻居，是她说的。她说，齐达内？天没亮就去山里捕蛇了。顺便还翻了个白眼。那会儿是夏季伏天，我本来打算去游泳，或去溪流里敲鱼玩。你们一定没见过这种玩法：用石匠那种十磅重的铁榔头捶打水里的石块。藏在石块下的石斑鱼什么的因强大的冲击波震破它的鱼泡。吓死的。就是这样，一种破坏性非常直接的玩法，只是需要一些力气。我气力小，举不起那么重的铁锤，我用一半约五磅重的那种，效果打了折。而磅又是有多重？一个什么单位，比斤重吗。我见过磅秤，人可以站在上面称。用来秤重物的，一箩筐谷物，猪肉诸如

此类，可以几个人一起站在平台上称。我也见过那种竿秤，他们叫它市称。以斤为单位，用一只手提着，另一只手用来划秤砣的位置。秤竿要打平，高了低了都不行。也可以用棍子穿过平衡点上的那根绳子，两个人扛在肩上称重东西。我用两根手指扣在铁钩子上，另一只手抓着手腕，两只脚悬空，他们把我抬起来称，不到五十斤。那么磅又有多重呢。以我的气力很难挥动十磅重的榔头。我专门挑溪流里那种大的、平又薄的大石板，站在上面反复锤击它，一下接一下。我这辈子都不会去当石匠。我怕炸药。雷管，导火线，这些东西混在一起产生的爆炸声实在太响。我们听见哨子声，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捂住耳朵。我们看见山边上的采石塘里冒出一束白烟就知道炮响了，声音的到达还要稍等一会。我们即使捂着耳朵那响声还是能把我们震昏过去，耳朵洞嗡嗡响，感觉耳膜都要破裂了。我是一个搞破坏的左派分子。我把大石板敲成十块八块的，一些鱼苗从石板底下被流水冲刷出来，一个个的鱼肚翻白。它们的个头只配用来喂鸡喂鸭，给鹅补充营养。我们家鸡笼里养过一头鹅，隔三差五下一个又大又长的双黄蛋。后来他们跟我说那种形状叫椭圆。跟地球的样子差不多。我们会说到这个。这些骗谎话的。谁知道呢，他们还怂恿我去数

拉在村堂石头卵路上的那些屎堆。东一堆西一撮，有的还热气腾腾的，新鲜得很。我去数了。蹲下身辨别屎的类别，记下它们的气味，色泽，通过软硬度判断排泄它的那个家禽的健康状况。要是那粪便呈绿颜色，稀烂状，那它很可能得病了。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我私下的研究，不让他们知道。那个村堂小，路径短，我来回走两三遍很快就清点完毕。数量没错，但没得到奖励。他们在自家门口的门槛上蹲着，端着饭菜边吃边笑。这些屌货，匹东西！小心夜里射不出来。我不恨他们，犯不着。我要是恨，我就会去发毒咒。我不是和尚不知道怎么念咒语，施法，祈祷，搞迷信之类，我大字还不认识几个呢。那会儿，天空明朗，当地民风淳朴，我的词汇量贫乏得可怜。只会伊哩哇拉，唧唧喳喳乱说话。跟田埂上的麻雀似的，我们总在田野里，山林，竹林，溪流里玩。玩累了，我们打会儿架。但不会真打。有时打急了也发毛，呈现出一副斗鸡状。我们还是嫩老鹰，正在学习搏斗的本事，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些什么，我们得随时做好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准备，进军外太空，收复失地，把红旗擦遍全地球，当然也要学会开手护拖拉机，插秧，施肥之类的。这些都是基本素质，学会数理化。我们没别的事情，无事一身轻，就等着鸡巴在春天长出稀松的嫩

毛。我做梦总是梦见夜泉，即猫头鹰。一种吃鼠的怪鸟。还有一种叫乌山魑的蛇，不是三角脑头的蕲蛇，眼镜蛇，菜花蛇水蛇竹叶青金环蛇五步蛇这些，这些我基本认识，见识过。我反感这些冷血动物。而乌山魑，它实在有一个太过古怪的名字，像山鬼，或山中的王。我在做夜梦的时候总想着去会见它。我没梦见过。只有在昏睡过去前想一通：它笔直立在下山的路上，乌黑，浑身散发着寒气，样子比一根扁担还粗还要来得高些。我不能跑，保持一丈远距离与它对峙。我跑了。爬到松树上，还是慌不择路一头冲下山去，跑回村里，一把关上门，躲到被窝里，牢牢守住那点儿微弱的魂魄。我每次都以失败结束。我赢不过它的，它冷血，它的内部思想不可琢磨，深不见底。我没有恐惧。我只想抱紧一挺机关枪，直到天蒙蒙亮开，黎明到来。我潮湿，身上衣裳湿漉漉的，虚汗淋漓。我总是梦见一根巨大比我整个人高大十几倍的火柴，一只手在划它，不知道是谁的手。我那时并不知道。它成了我的硬伤，盲区，无法清除，一只无形的手，一根超真实清晰的火柴棍。它们是些什么？我看着从窗户漫进来的好看的光线，感到安全。菩萨保佑，很快我才正式昏睡过去。仿佛一匹蝠鲮缓缓沉入海底，我不知道又去了哪儿。仿佛每一次昏厥与返回。现在，

我们返回来说说榔头。这种榔头的柄用竹子当材料，几根（偶数根）干燥的竹片对称叠在一起，保证了柄的柔韧性，以及。不知道，我不清楚为什么会是这种设计，与铁锤的着力点与精度有关吗，反正它让挥动的技术不容易掌握。或者它是专门用来打炮钎的。十磅榔头，他们这样叫它，指的就是这种石匠榔头。我有几次差一点儿砸到腿脚上，一种被钝器击中的感觉。我有时不知怎么从马路摔倒溪滩上也有这种知觉，连同那部自行车一起。还好，只是脖子被自行车的把式给压住了。我头晕，在大白天看见了满天空的星星。我的童年。事情就是这样，它迅速消失，退去，我长大，变得更傻。傻乎乎的，我去县城读书去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太久以前。我现在要聪明许多。视力，听力，走路与说话，包括说谎话，大话（后来，我学会了念经。总之）各种感知一切正常，我是个正常人。我是谁？不知道。这个问题从零岁起我就不停问我，不厌其烦，徒劳且无任何益处。我不是谁。谁都不是，只是我。我单独。但不孤独，我没那么清晰。我坐在阳台上此刻，不知道在絮叨什么，在一个如此这样的早晨，我刚吃过早餐。三片烤焦的全麦面包，一小杯酸牛奶，几颗不超过五颗的茴香豆，我数过。我在杯子里喝到了一个瓶盖。我还保持着对任何

有数量的事物数数的习惯。它们最大不能超过十五。我对包括十五以及以上的数量没有概念。十五只麋鹿，你能想出那副画面吗。或者十五个以上的我在前线的战壕里，生火的生火，炒菜的一刻不停忙着翻炒锅子，那得多壮观。而哪个是实际的我呢？是那个叼着烟雾，远眺大海的那个吗。想想都难。这年头，活着跟蟑螂似的已经不轻松，还搞那么清楚做什么。那是和尚的任务，跟我不沾边。他们不堪在尘世间忍受孤独，生老病死，无常以及其它。怎么办，去落发。去庙里熬清静，扫地，挑水，念经悟道，撞钟，往墙上撞脑壳，与菩萨聊天，去山下挑水诸如此类他们不用写作。要知道的在浩繁经书上都有了，他们知道不完。不知道。我对和尚道士苦行僧拖钵僧俗家弟子尼姑神仙佛陀居士这些出家人大师傅们可以说一无所知，一窍不通。我先天不足，慧根只有一毫米那么点短，但我茂盛。尤其发量充足，每一丝头发根上都盘踞着烦躁。虱多不痒，我有时随便它们，统计不过来。我现在坐着，在想东西。我什么都没想。让它自顾自在想。我有一个物理脑壳，脑壳里头的脑汁水满满当当的，在窃窃私语，或者思考。它是一个不会思考的脑壳，没什么搜寻线索的能力，这点我知道。我知道的一点也不比我不知道的多和少，广泛与清晰，我在

中间，一个平衡点上，既不右倾，也不往任何一侧冒进。那真的只是一个点，黑乎乎的，我有时站在那儿乘凉，叹气什么的，无缘无故对着一匹鹅置气，有时则只是立着，啥都不干，只是衰老。我在衰老。这个十分清楚，以及明白，以及事实。我是说我脑壳里的东西。它温吞，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活络，仿佛不怎么流动的水池，它腐败了。它没有倒流，但它浑浊。就是这样。这没什么，无论如何，它还是保留了说话的功能，一种原始声音。说不上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这个声音总是自己说话，说自身的话，还是自己对自己说声音。我怎么说都不对。反正它就是一个声音，不是嘴巴，我能听见它在说话，制造动静。它不可控制，无法控制。与我无关，我无法让它闭嘴，放大，还是减弱音量。它有自己的一套。它不会跑到脚底板去，就在始终就在脑壳里头，无色无味，它不是另外一个我的声音。哪有这种东西呢，我实在懒得去分析它。它总是说一些不知道从哪来的但飘忽的话头，说几下，忽而丢弃。它有它特有的应用场景。不管它了。这又不是在写自传。我对我实在没必要抱有多少兴趣，本来就没有，寡淡之极。我是猪。这不是我说的，是它。是它在说。都行。这会儿是秋天，事情是关于他们的。他们，还是她们？它们。总之

无非一些事情，无中生有的事，或真有过的事，或无非无事的一些事，可圈可点，它们总搅浑在一起，仿佛色彩混在一起后成了没有，无。也不是。准确的说法可能叫乌有，或莫须有。事情需要一件一件捋清楚线索，它们无非没有，没头没脑，空穴来风。也就是说现在我是自动的，猪，但自动，我让它们自己生发，我哪儿也不会去，也不作记录，只是一刻不停地衰老。我总是在朝某种方向在运动，运行，我没有也不能完全不动。是动态的。它们不会跑掉，只是一些移动，朝任意方向，它们给我这类感觉而我只是一个放电影的，兼观众。它们没有剪辑，亦非片段，碎片或还是云团那样的浆糊什么的。它们在那里，忽明忽暗，时而消失：当我要去抓住它们，辨别它们，它们又不在那里。哪里？那里！一个不是地方的那里。在那里我饮水，咏叹，把我放在一边。只是这种感觉并不优良，若我有感觉的话。我感觉凉爽，因为是在一个中秋的早晨，一个星期六，那会儿神已创完世，太阳还没升起。或已经升起，但被厚实而干燥的云层遮住了。有一点点的风从右侧过来，大概是北风。它们在移动。它们一点也不够强悍。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往下默读。它们有一种是在脑子清醒并且思维严谨的情况下发生，另一种情况是没有脑子，关着，全封闭。各有各

的精彩。我打了个哈欠，当我望着堆在柜子里的那些书本。它们都写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一本都没看完过，多数只扫了一眼目录。又不好去丢掉。它们有的是签过名，写了赠言的。都是一些作者自认为的宝贝疙瘩，现在，它们堆在那里吃灰尘，生蛀虫，在历史中淹没，打了个水漂，就是这样。所有的书都在告诉你事情，知识或其它杂七杂八什么，书不是图画。图画是不讲什么的，它只是一些色彩与结构。它沉默。我有许许多多沉默的图画。只提供一看得见的什么，它们不是说话。但书不一样，所有小说，诗，议论文，游记散文，它们用文字。是文字在言说文字，声音在否定声音，无非先来后到的事情。总是要说点什么不是吗？它们甚至还有标题和标点符号那种东西。分号如何使用？我喜欢使用双引号，但这会儿用不着。但愿，这一次写作我们不会出现对话。这一次将没有述说对象，没有，无须有，一个在旷野中独行的野兽没有同类，头顶也没有神灵，没有那种需要寻求的安慰，无。无非无，只是在书写。我们这样认为。并且，现在，让我们一起为此祈祷。所以说书绝不会是画。反倒是它可以解释画。它也可以解释一个摆在桌上的蓝色百事，一头停在空中的鸟，另一头在信佛与不信两头来回徘徊的翠鸟，书可以解释这些根本不可能

看得懂的但总在眼跟前晃的东西。也只有书可以。什么都可以去书写，只要一个人闲着没事，又不想去搞暴动，上山下乡，批林批孔什么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这不是在画画，像画画那样去写出一部作品，一个故事，一个什么。不是，我不是画家。我要强调这一点是不想被人误认为我在煞有介事地说话。啥事情没有，我是一个坐在阳台上翘着腿冒着烟雾的元始天尊，我的修行早在十万亿年前就结束了，我不再需要说话。说，也只是说点朴素的也许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过火的大小道理，要是我诚实。我没有不真诚的理由不是吗。没有言下之意，画外音，我说到什么即什么。话是说不完的，我尽量言无不尽，平缓，和气，用它们来消磨有限的时光。我所剩的时光。之所以这样，是它，说话总归比画画来得简单，轻便。而有时，画画与说话又不见得不是同一回事。只是。没有只是，也无须只是。它们就是同一回事。停着，不要动，不要只是下去，一笔落下去，一个色彩滴落到画纸上，不能再有只是，不要修改它。不要收回说出的话，泼出去的水，我们知道它自己会消失。画一幅画，画面从无到往前方移动，逐渐隐现，来到作者眼前。而作者，一个画家他是干什么的？他在说什么，一幅画朝向他展现出它原本的模样，完全陌生，但又一笔都不

能再增加和减少。它完成了。他这样想，已无话可说。它成功表现出不在画面的不可存在的东西。画正是多余的那部分。它只是为了填充那个原本空无的画框，就因为一个人任何人都会有这种冲动，他们无法接受空无。他们总是要对着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东西指手画脚一番，在上面涂涂写写，来到世上，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有自己的娱乐。而不是为了去养鸡养鸭，捕蛇抑或写作，他们有的成了艺术家或饭桶。就因为他们最败坏，最反动。无论什么，他们都反对。反对这个那个，反对反对，但又不知道如何反对。反对，首先要反对说话。反对一个虫子掉进杯子！而要是一幅画，它会是什么样子？它们在图画中如何移动？电影！妈的，人类在一百年前发明了这项技术，这种信息载体，艺术体裁，虚假形式什么。不管是什么，现如今电影不可避免已是一切，我们说。一切没用的，无聊与奇观的，憎恨与愤怒，广告还是后悔，还是遗憾的，人性还是无人性，光明，黑暗，一切都电影化了。那无非也是在说话。不，不是，它也不是画画。人们喜欢谈论电影，远胜过谈论战争，密室政治八卦，火箭升空，电动车，股票与女王驾崩什么的，它的热度仅次于足球。他们谈论电影但不关心电影在谈论什么，因为电影不是说话，画画，电影是移动。

我们最后会找到它的依据。没什么可发牢骚的，事已至此，我们拖着手臂那么长的生殖器，坐在马桶上反复颓废，沉思，都没有用，因为事已至此。我们已经火速来到未来，如同全面盛大的降临。我们的风格已形成，完备并且我们哪儿也不去溜达。我们与他们一起，停着，不移动。这可能吗？我们实际上不可能静止不动，我们旋转。我们是云，或云云。因为事情无非就是这样的，无非需要事物，事情来填充我们。我们，除非特殊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被填充大的。这些，那些，不管哪些，每天的时长都差不多，因为。不，要是你停在同一个位置而不是到处飞来飞去的话，你会庆幸每一天都会准确准点过去。一晃而过，都是这么过来的。让它们过去！他说。我们看着他，不知道他是谁。在说什么。好在它们过去了。一切都会过去。这也是每一个尼姑道士在做的事，他们与她们恪守时间，晨钟暮鼓，她们没什么可装叉的，悔悟的，包括举着一只手臂时茫然，她们只是在遵循自然规律。是唯一的事情。她们还有剩下一件什么事情的话那便是忘掉。忘掉一切包括袜子，苦难与仇恨啥的，忘掉吃饭，在有生之年尽可能朝外太空飘去，脱离自身重量与所有因果的桎梏，她们最后难免不鸬鹚化，我这样帮生死疲劳的她们想。也就是说，她们的思想总归因简

洁而枯燥，缺乏必要的修辞与审美观念。这就像尼姑与花朵。让我们就地再来一次表演：在她们的胸口开出一个花朵意味着一种来自文明内部的朴素的供求关系始终存在而无法逃离，变形，退化而只会随着认知的增加变得更畸形、激烈因为，一切都是日常性的。都是为了方便交谈，沟通与信息的流畅，为了一次复一次的交媾，从一个花朵的绽放开始不可避免走向凋零。这便是美的全部涵义，在昏厥以前，他们匆匆论断道。他们是这样的，凡事都想要去得出个结论。难道他们不知道它是一种病吗。你心中的那匹动物终于开始对此有所领悟，一种城乡结合部样式的东方通透感仿佛电流穿过身体，它在发展，蓬勃而毫无逻辑，你注意到了它。你在磨磨蹭蹭进化道路上的证据始终没有找到，它丢哪儿去了？在路边草丛里。你与他们在事实上无非也是一伙的，船烂在浅滩上，风停着不动，雨始终要下不下而运动必定在继续夸大化，在对岸的烟雾中（我们很快会总结出它的象征意味），翠鸟抖落它那身巨大的背影强行对准并罩住你。你强调事实。事实是，唯一的事实是，不可避免是你，是，一，个，中，国，人。无须统计，每个人都是，都在附近。每个所有人都是孔子，寒山，呼天喊地，朱熹，肥皂，望着三斗米发呆的士大夫，书法，诗意，四不

像的麒麟，假大空，苦难与伤感，寺庙的清涼
诸如此类以及其它的混合物，彼此照应，鸡犬
相闻，他们身上独特的标志一望即知，当我推
门进去，他们的脸孔因瘫痪而闪射着死掉的光
芒。我关上门，骑上龙继续游荡去了。天气很热。
孩子们走在路上，准备随时垮掉。不过，我大
概是对孩子没大的兴趣的。他们的性质差不多
一样，是天使还是持续魔鬼下去全凭各自的造
化。但最终，他们往往只会什么都不是，变成
平庸的又一批。成为社会养料。他们总归要接
受这种悄然变化。一开始学习使用铅笔，蜡笔，
到后来的钢笔，圆珠笔，再后来干脆丢掉它们，
直接用手指当现成工具，在键盘上敲字，他们
一直是用来浪费的。一次性的。不可返回的。
但他们还是掌握了使用筷子的技能，这点上，
无论多夸张的赞美都不为过。再说了，不用绕
弯子，直截了当说，他们只是我们的后代。我
不会生气，不会寄予希望在他们身上。我们都
要在理论上独自度过，勉勉强强跌跌撞撞过完
这一生，免费到达。衙役，日常性，天气真的
很闷，大家都在等风来（注：这不是隐喻）。风
的到来仰仗云的移动，所以，他们都伸出脖子，
探到窗外望着天空方向。没有云，那里只有无
限与空荡。但他们还是使劲望着。这种局面已
显著地形成一种地貌困境，电影就是以这种

方法在讲述故事。它需要一些异样，让野兽在画面中原地打转，他们常说，电影是一种现代工业。是可有可无且退而求其次的堕落艺术，一种虚假的温和的返璞，以及安慰，谁知道。我实在不想但我们总是在不停谈论电影，因为它实在低端，可灌输，实在是给心智还没健全的儿童们欣赏的东西，只要它能把恐惧与娱乐完美结合，往内容里注入一点天真，幻觉，色彩，动植物伤感，广袤长镜头，然后移动，凌厉切换画面，持续移动，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做梦似的坐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大口吸吮着饮料，不知所以掉下眼泪水，或尖叫或笑，或长长地昏睡去，直到地震到来。是属于城市的，有闲阶级的，电影。一群原始直立人围着篝火烘烤毛发，叙旧，忧虑星空，憧憬明天在山坡那边的奇遇。从这算起，电影综合症便出现了。他们有了图像记忆，对图像进行排列，拆散，再次组合，以为那也是一种移动。凡事在虚晃，移动，他们因此忧虑。忧虑个啥？他们不知道。他们产生计划，想法，把图像和声响，把情绪填充进去，他们因此有了想象的能力。事情总是以大概率方向在发生，最后，他们获得了预言的自由，讲述的自由，以及最高故事讲述权。他们成了形形色色的话痨，画痨。开天辟地，死后重生，研究英雄和虚空，骑着驴周游列国

散布谣言，改朝换代，胡编乱造一通。就连他们自己也很难相信这些文学或哲学，或还是神话，他们并不需要去仔细分门别类。一股脑儿的，起先，一切相当粗糙。讲的尽是一些大道理。他们望着山顶上一株随便什么树木，星星闪烁，月亮上升下落，不一会他们就无师自通了。哪有那么好的运气？就因为他们清洁？不知道。他们太旧，太新，他们是无污染新人。是需要我们仰望的大师级制片人，先知或其它什么的。是先来的那一批，以他们的喜好规定了我们的故事，人的故事。我们呢？我们没有故事，只是在故事中，事件中。哪儿也不去，待着。我们没事，不愿移动。等吃等喝，我们放弃故事，历史，潮水涨落，飞，教训，韬晦，随机的忧伤，我们听着回声的回声，一道简单的算术题错上三遍，都行。这正是我们的原则：先确定一个距离，让它处于一种危险但不至于被吞噬的位置上。在定下那个环境以前，我们不会去准备人。我们就是人，用不用准备都已经是。人总是模糊的，总是在。他不会跑掉。他们已预先埋在了那个场景中。先熟悉场景。它总是熟悉的。你在那个环境中长大，受挫，获得成就，得到困惑，你可能完全陌生，无任何现实感，越是进入越如此。这样游戏就开始。我们说你坐好，双腿自然弯曲，双脚交叉在足腕处，你坐在椅

子上。这会用掉你漫长的时光，多余的光，你不急着开始这一切。它们还没来。那个距离忽远忽近，不容易聚焦事物。你有时站在它斜对面，怎么？你是一把呆头鹅吗，一把火钳，一把闷着的纸牌，不，你有灵长类那样长在正前方的双目。所谓前后就是这样被定义的。你作为人类一员只接受一种可见光线，它们来自前方，从不管多远地方射来，它们从记忆深处朝你射来。你只管接收，不用担心被灼伤。你要确定好那个距离。它的单位是什么？刻度那样的东西，它必须有一个衡量标准。一丈，三尺，你要有一把绝对精确的尺子。所有尺子都是自带刻度的。它无法用来测量自身。距离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你需要一个参照物。而人正好是。一个人物。不要过早让人物到来。但这会儿正是时候。总有那种时候，当环境慢慢形成，从熟悉变得尤为陌生，远去，远远地固定在那里。包括山丘，溪流，马路交通，有桥吗？最好是那种木桥，每个雨季被冲垮几次的那种桥板被一根铁索链接在一起的单向通行的木板桥。要是有的，那是最好的。他曾经一定走过那座桥。也可能想过要从桥上跳下去。不要急着去想这些。他是一个人，自然什么事都可能在他那里发生。他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当他看到一座桥垮掉了，他站在岸边。他是去拆桥的，可现在，

桥已经断掉，被大水冲走了。只剩下一两片木板还挂荡在穿过它们的那根铁丝上，而且眼看着它们也即将要被冲走。电影到此结束。观众陆续进场，他们错过了。他们因此得到了一个完美的错过。这不是他们的错。不幸，或灾难，他们只是没有得到意义。这能怨谁呢，他们又是谁呢？谁又是他们。他们去电影院做什么？它们本就在一场电影中，还没开始也不会开始，没有也不会有结束。无非这些自古以来的问题。它们能够轻松毁灭掉我们。镜子，水中倒影，一顿无聊晚餐，那些危险无法解除。一只碗，一部惊悚黑色电影，对一次中途夭折的旅行计划在作何感想？他们又是怎样评论你的着装？你还时髦吗？你的烟雾呢？烟雾！以及谁又是你？一只青蛙抑或一只掉毛的长毛兔？不要去调色，保持原始画面，你会老去。迟早会有那么一天，你与他们一样每时每刻都在老去，匀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定是一头变种动物。我不知道但你在那里。我是有肋骨的。你一定躲藏在那里在它下面，小心喘着气，在它们散开以前，你不会跑出来。你的重量不会消失，尽管它轻。而要是你是人，你一定是养猪去了。政策随时在变，有一段时间家里连猪都不让圈养了，你只好发神经，去开荒种土豆。这样也行。这样，你就又跟着我们来到现在。你一直在玩

这类把戏，把我们绕得团团转，如同阿什贝利的诗句，读起来快要接不上气，太多的花样，太复杂的语境，且只是语境的切换，代词的虚设。这不是你该玩的游戏，你使用汉语，单音节词汇，玩不了那些。你要玩就玩简单的速度更快的那种，它至少包括三样东西：一朵花，一个杯子和一个飞虫。单单一朵花或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行，它需要让你的两只手七八根手指忙碌不过来。三个杯子呢？你在问我吗。不知道。像马戏团里的小丑抛着玩。不行，杯子只能摆在桌上。这是规矩。一只安静的杯子摆在桌上，一直以来都是。一只干净且安静的一直以来都是的杯子在桌上摆着，就它一只，一只玻璃杯子，用来盛烟灰，痰，碎纸，也用来饮水，都无不可。或一只大号马克杯，黑色，它的杯耳跟佛陀的耳朵轮廓一模一样，这能说明什么呢？什么都不说明，只是一根弯曲的柄。接着，一个虫子飞进杯子，掉了进去。一朵花，枯萎中，插在杯中。一朵花插在杯中枯萎。一个杯子静，静物，不动，虫子飞走。就是这样。一个虫子在一个下午飞进杯子，接着虫子从杯子里飞出，飞走。一个虫子从花朵掉落，还没掉进杯子，展开翅膀飞走。大概就是这样，一朵花插在杯子中央，一朵白色的什么花。一朵花不会飞走。它只凋谢，不飞。杯子也是。静，它不飞。飞走的是虫子。

一只飞虫。杯子也是一只，杯子为什么不飞？一只飞杯。杯子飞走，连同这只虫子一起。一杯虫子。花呢？一朵花，杯子中的花，开白色花朵，开放后，它凋谢。它插在杯子中央，当杯子飞走，它还插着在那儿。那儿是中央，无论如何不会移动或飞走或忽然垮掉。一只虫子这时快速飞来，掉落。以为会掉进一只杯子中，不是，杯子已经飞走，虫子只是落到中央。虫子稍后飞走，从中央。不知道飞去了哪儿。杯子呢？一直以来都是的一只杯子飞走后没再返回。它飞走了。杯子，或虫子，或一只飞杯，只剩下一朵花插在那儿。一杯花？不，杯子实在已经飞走，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与那些飞虫一起。除非有虫子重复飞来，落下，落在杯子中。那么，一朵花也在杯子中。可是不能，杯子说好了已经飞走，说好了不再返回。一只虫子这时飞过来，发现情况不对头，还没掉落它就飞走了。同样也不知道飞去哪儿。就是这样，这种语音类把戏你实在玩得太多，重复且反复，有什么好处呢。对垮掉有什么帮助呢？一个下午过去了。无非也是没有的。但你就是这样。是你的性格所致，对规矩无尽地破坏。你觉得事情无非就是这样，由一个一个的事实构成。而上述事实实在又没有什么关联。一个杯子摆在桌上，一个虫子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在

杯口绕了两圈，不知道要怎么掉落，它飞走了。它也没有后悔。但这就是你看到的两个一个事实，你从没想过用杯子去捕获一个虫子那样的东西。杯子静物，容器，它用来盛东西而不是用来抓鸟。用它来思考也行，一个干净的杯子静静摆在桌上，一个玩物，通过它，任何一个人都能思想起一个尼姑，前线，或一场战争，一次跌倒，一件倒霉往事，什么都可以。一个杯子是无限的一直以来都是的。但也只是杯子。但你不思考。一旦去想东想西，去把脑壳想出一个洞，你就光想着这摊事，没法写作了。你不想。所有事情他们都替你想过了，还去想什么呢。所有每一件事情他们都想过了头，烂熟，包括你。你也在他们思想以内。你已熟透了，不会更熟。你只是流淌。你扛着锄头，走进大火里，你要去哪儿？在干什么？叫什么名字，虚指还是实在，籍贯又是哪儿的，光着脚还是穿着袜子。等等这些统统都已经被想过，在那篇文章，就是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还是在一场浓雾中，你只要在那里，你就会被想。就因为你也是无限的，只要你不思想。你为什么现在一个下午三点三十五分，在房间里坐着，鸬鹚。八月还没过去，就想起了鸬鹚。你不能想。想也是空想，白想。你为什么现在一个下午一个词语、音节，想起了你就想一会儿，鸬鹚。

你在想。为什么？你可以停止不想。要是海面，它大概色彩平淡。你为什么现在一个下午几点几分想起一个海平面，海水与天空交相辉映，一个鸬鹚走在一条黑线上，你在想。换成一个虫子呢，那它暂时停在我的膝盖上。在淡季，我要想些什么？它取决于什么？你想起什么，我也就想起什么。一个海，一头远，或近的水鸟，一个钵掉到地上。一种不好的预感你想起。我惊了一下。它是黑色的，我们同时想起。一种灰暗的东西朝我们袭来，一阵一阵的，既不像波，也不是有形状的物质，朝我们压过来，一浪接一浪，我们无法躲闪。不，是躲避。它无法避开，也许它本身就来自我们内部我们知道？是从内部形成的东西，它那么快，迅捷，朝我们缓缓涌来，持续移动，从灰暗到绝对黑，来到我们前方。很快，它又消失。它是什么？一种不好的东西但是是什么？有没有谁想到过。一种神经混乱吗。还是说一种日常性失魂落魄。它无非是一种感觉。而感觉不是事实，无非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下午，看着它的光线，有一种下午的感觉。一个人，譬如尼姑，病恹恹地躺在寺庙门槛上，熟悉又陌生，仰躺着磕着瓜子壳，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一个生物活着，鸬鹚，它对活着有什么感觉。它要是没活着，它就没感觉。反之，它对活着的感觉你知道？

反正我不知道。我不是靠感觉活着，我本身就是一种没有颜色没有味道的感觉。否则你怎么会感觉不到呢？我即使站在一头鸬鹚旁边，你路过时也没感觉到。我是不存在的，对于你。现在，我在一个满是灰尘和烟灰的键盘上打字。你呢。有没有那种被打出的感觉，被一堆电子射到荧幕上，停着不动。你可以随便放大，缩小，而不变形。你没有感觉。你顶多只是一个黑色的并不复杂的符号，你包涵了许多东西，但你没感觉。否者以我丰沛的经验我会知道。我不知道。没有那种知道的感觉。或你给我一种无知的感觉。这很好。我们是想通的，无论经验还是实时感，我们在一根绳子上，秋天。我们现在一个下午就快要过去，让脑子歇上一会儿，等着黄昏降临。鸽子？顺便我们也等着那匹鸽子。它要是来，它来，我已经精疲力竭，我们一定会有预感。有何不可？我们没有也不会去等。有何问题？我们没有也不会实际去等一个什么鸟的鸽子在如此黄昏，我们，至少我，我还有许多事情在等我去办，去睡觉也好，散步也好，出门换换脑筋就很好，我没多的空闲。我不可能整天都在写，说话，涂改，听你唠叨的声音。它会让你厌烦。不是你，是我。是你，怪物，你会让我厌烦，多多少少，你一直在那里闹个不停，没有停止的时候，尽管不会妨碍

我写东西，但难免会让我烦。我的脾气，那种身体里的气体，它真实在那里。尽量不要惹毛它，它像一个受刺激的河豚那样会鼓起来，忽而爆炸。它有自毁倾向，我历来十分注意。也许是你的脾气，我有些分不灵清谁是我们。我们还是它们。大概是真累了，我没有感觉，它们昏昏沉沉的，感觉他们也是。昏沉得很，他们是要去烧香吗，感觉像是一群丧尸中了彩票，不知道。穿过狭缝，我看见他们，主要是一些她们，走在黄昏路上，手里挽着竹篮子，一些香火蜡烛，除了去拜佛还能去做什么呢，她们的裤子呢。她们的脑壳又没坏。脑壳里又没有住着一个控制她们的东西，一种像云那样的怪物。它吃脑子，喝脑汁水，胡吃海塞，我有时想着把它挖出来。给脑瓜开瓢，把它抓出来，扔掉。我在极累时能明显感觉到它。它是一个电影放映员，心理分析大师，庙会上做买卖的，一个奸细，它总是无休无止，有时这让你感到恶心。有何不妥吗？它有时当我精力松懈时可以轻松打败我，我累得不行，它就越是变得强劲，宽广，晃荡，哪怕一个小小的浪头都可以把我击倒。把我点燃如同烧起一根火把，飘绕着浅蓝色火焰，一点儿也不激烈。我随便它，或它们。这种时候我就去大睡一觉，换汤。我总是睡不着，很难入睡，这是谁传染的，是他吗？我已经太久从

一九八六年起就没再见它。他一般来说不可能有传染性，而我，我通常出淤泥不染，盖此，我坚持认为睡觉是对一切的自动恢复，有谁反对？谁反对，谁就是在寻衅滋事，应该把他丢到井里，埋上，让他消失。像勒色那样丢掉，这是最轻松便捷的办法。它是一个放映员，不会消失。在睡中，它变得更为魔鬼，来到精神内部在核心它更加肆无忌惮，走来走去，古怪且神经，动不动就去吓唬孩子玩。我们用石头扔它，树枝打它，用消防灭火器喷射它，它呢？它没事，不怕我们的工具，只有在我们真正进入睡眠时它才独自去挂在树杈上休息。稍后，我们醒来，活过来，我们去哪儿了。它又去哪儿了，何时归来。一个杯子摆在桌上，一杯满满的烟头已经高耸到再也塞不下最后一个烟头，我们迎来生命中又一天的曙光，我坚持认为这些光线与昨天的完全不同。我坚持认为它们是完全同样的东西。这与我坚不坚持关系不大，光线，或者说明亮，或者说这些带来明亮的东西它们无色无味，不要听他们说什么旧时光，新光，好闻的光。光就是光，无色无味，完全统一，完全没有立场，它乱射。射到哪儿是哪儿，射往哪儿不是射呢。光与黑。电影是光影的艺术，还不如趁早回村里去务农，养养猪，在自然光线下拔草，施肥，增强庄稼固化光的能力，等

它们成熟，我们去吃这些光。无非一些能量，光。归根到底，我们没什么稀奇，无非光的产物。这些事情书上都说得够清楚了，是知识。不要反对光，没鸟用。关闭，打开，再次关闭，再次在打开后，一个放羊的走过来，偷偷摸摸跟我说，东西带来了吗？她说。她说的东西就是光我知道。但她从来不直说，哪怕暗示性隐晦地拐弯抹角指东道西她都不说。她说东西。什么东西，什么是东西，东西什么，她只说东西。真是岂有此理，她甚至还抱着一匹鹅，流淌着口水，耳朵一大一小，一看不是个超现实达达就是香火主义者。我对她可以说相当熟悉。但我不应该是她的述求对象，她找错人了。我没理她，我压根就没有也不是光。我是狒狒，一头马达加斯加狐猴或别的添油加醋的什么，她什么都别想得到。可以从她的表情和发型中看得出来，她有那么点儿失望。没有问题，失望是这颗行星上最平常的事，平常且日常，她应该满足于这种常态。而不是摇晃着胸口的那匹鹅忽然哭唱起戏文来，那实在太糟糕了，她的发声方式，手势，她扭动肢体，手脚舞动，她在唱什么，低吟个啥，它的主题呢，恐怕无非是书生与丫鬟之类的情愫故事，老传统了，最后不是花好月圆便是以悲剧化蝶升仙收场。她唱得动人。她还没想好，她在想。忽而停下，

问我东西真的没带来吗。我能说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我说，我走了。我跑步，她追将而来，好在我加速，远远地把她甩在了身后，直至她消失成一个黑点，继而完全消失在梦中，我关上。我通常只要把我关闭，切断，我就能轻松许多。我脱先。从任何地方通行，逃走，这样我就可以重新来到现在，当下，这会儿或此刻什么的，仿佛火速回到未来。它远超光速，它是词语切换的速度，它不在具体的历史的时空画卷中而只是写作，可以随时打开，通读抑或任意浏览一番，一匹马，倦了，它缓缓关上。我熟悉它的性情，脾气，这么些年来，我们一起游荡，经历四季变换，它驼着两只沉重书箱毫无怨言，一头四脚动物，垂立在大地上，从绝对意义而言，我与它是相互垂直的，我们思想事物的方向。这也是我们的主要区别，因此，它工具。而我是自由的。我是一件自由的工具，一把锤子，一支笔，用来写字。也不是，这年头谁还用笔写字，都是电子化了。我用这支黑圆珠笔用在书册扉页上签名，署上箴言与日期，用来抄书，规划草图，记读书笔记什么的。当然不。我一不读书，更别说记笔记，我又不是和尚，我深夜睡不着，开灯读书，一部真实的书，一些遥远而陌生的事迹：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它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简简单单，完全不用做笔记。我的脑子一直够用。我也只有在写作时，脑子才会自然关闭，关上闸门，等着水位上涨，我主要就是等着。这正是我的写作方式，等待。我是这样的，我从不在夜里写作，不合适。夜晚只适合等着，蓄水，我在夜晚一个人睡不着醒着时我有许多想法，念头，我因此更加睡不着。一个土拨鼠，一个大象，都不是。那怎么办呢？只能等着。我又不能爬起床去写作，这是不允许的。夜晚总是过于清醒，实际信息缺失。我不写作。最多看看书本，传道书或约翰书，床头柜上就有这么一本皮革封面的小书。书里总是在说一些奇怪的话语，出现稀奇古怪的人物，自称光什么的。我是不信的，夜晚就是夜晚，需要做什么呢，我关上那部浅蓝色台灯，运气好的话能顺利睡去。也不是每一次都会遇见那个抱着鹅的尼姑，要看梦里的天气状况，不是秋天就是在秋天快结束的季节，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反正不叫茱迪。因为茱迪是粉红色的，而她黑，黑黝黝的，十分健壮，像是从一个寡妇演化过来的，她的历史难以去深究。她身上有一个统一的开关，我打响一个响指，它就能关上反之打开。熄灭，或亮开，任何事物无非这样，都可打开关闭。哪怕一个马匹，一朵云，哪怕一个花朵，打开，打开后关上，凋谢。但

它只有一次机会。不像一头门，它即可以反复打开，又能反复关闭。同时，它也可以既是打开的也是关闭的，很难说。但一头门打开后，再打开又是不可能的。就像它关闭后，你能再关闭它吗？我觉得很难。比喻总是让人疲倦，我是说，一个尼姑她要是实在觉得荒芜，也可以还俗回村里做回一个正常人成为芸芸众生的其中一个不是吗，她同样也会以类似的必然的以及历史的方式凋谢，时候一到，大家都要翘辫子。无非是非常复古的动作，这一切，遵循能量守恒，热力学定理以及从广义上而言必定也符合供需关系。这些都已经都是真理，牢不可破地到处都是，只需稍许观察便能得出的结论，任何每一个所有人，生物，动植物和建筑和哪怕一条河流无一例外处于这类结论中，被称之为道的形式里，他们很快了解了这些规律，知道吃饱饭后很快又会饿，蚂蚁沿着一条自身制造出的虚线搬家意味着要下雨，大旱过后就会有大的地震，云是由一些水蒸气组成的，真空并非完全的空等等，但当他们望着一株树木立在路边，仿佛又完全不认识，那里有封闭着的知识，是认知盲区，不是所有知识都向他们开放，这也是在保护他们，为了保障他们不至于发疯，他们承受力弱，有限，在一切矛盾都需要暴力，火并与通过战争去解决的阶段，他们最好不要

去成为神，当个菩萨道士不好吗，做一个达摩念经，面壁，顿悟，种种蔬菜，游览山水，写写诗文以低能量消耗的健康绿色方式活着不亦不亦乐乎？但是不能。他们是需要一刻不停运动的动物，它们的语言老早设定了自身一定会走向毁灭，人，包括一切物种始终在追求这个故事，这也是它们成为了人以及各式各样物种的原因，变化，在永不停歇的变动中，它们疲劳，最后心力憔悴，这还是发生在低能量时空，一切都已经太快，疾速，它们不会返回。这也没啥，语言而已。是语言把他们搞成这样，我们反过来成了语言的工具。而我总是迟到，是迟来的那个，我没有语言，没有。不需要有，我只负责抄经，连念都懒得去念，我只是看着词汇，无须声音去朗诵，我不读文字，看也是大致上看着，它们是些什么？我不懂，也不会，我负责抄，依样画葫芦，抄经书是不是在写作，翻译呢？又如何翻译立在路边的一株随便什么树木，树木都是一样的，每一株树木与每一株树木都不一样，但都是树木，这就是分类学，它同样让人疲倦与迷茫，需要足够的理性去分析它们的不同，需要身体消耗太多的能量，而这些能量无非也只能来自光，那个挂在或盘旋在天上的恒星，那么远，射出成吨成吨的光芒，只要不是虚空的地方都可以射到，什么意思？

无非是图像接管了一切，它显示一切，光，而不是什么能量运动，图像与运动，新的图像，一幅幅出现，移动，没有延时，永不延时，只是移动，切换，从旧社会到没有鸟以前，色彩将更加细腻，丰富（不是吗，我们被关在一定的色值可感阈值内），那是光的色彩，光无色无味没有色彩，光是一切色彩的总和但不是色彩，光亮，而且明亮，只是让人随时昏厥的明亮，除此以外它什么都不是，也不是什么，光纯粹，只是光，光秃秃的没有杂质，也无须引申义，无论在语言学还是数学逻辑中，光即光。中午，阳光满满照射在阳台上，它们是完全打开的，很难关闭。一个人静静坐在这些光里，饮水，写，思想在脑汁水里翻腾，吃两粒来自新疆的葡萄干，那里阳光普照，日夜温差较大，初代达摩就是从那边入的关口，驾驶骆驼进入中原。时代不同，这都是老黄历了。一个人不能老是去翻看过往的事，已经形成的画面，电影，他最好与此刻的光线在一起，枯坐着以及他又是谁，是那根葱呢，与光同尘，他与它们一起移动，被光推动着往前，不要返回，他也不能返回，或关闭这些明亮，或在杵在这些明亮中他黑。他无法关闭明亮，她也是。她在这明亮中静止，移动，她有一个好的外壳，光射不进她的内部。那里黑魆魆的，谁都看不清楚，但又不能说她

是一件黑暗的事物，他只是她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任何一个他无非只是女人的事物，他这样想。没想，他在光中，有一副好看的稳定的外在，不像光，他慢，是肯定的，他即使停着，相对于光的速度仍旧是光速，这就是他们说的原理，他活在光的这个奇异的世界中，从大的范围来说，这确乎也是事实，事实而已，他不是光，因此，他也就无法关闭光或他自身，事实是，他打开了那个抽屉。关闭，再次打开，关闭，合上，再又一次在打开后，他没再关上抽屉，这个书桌抽屉。三个横向排列的抽屉的中间那一个，打开后，光瞬间照射进内部，完全同步。这样他也就看到了里头的东西，借着那些光线（它们，或它总是无处不在，只要他想看见）他看见一部订书机。以及几个它的零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抽屉，里头散乱着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一根耳机线，一个口罩，他叹了口气，他又叹了口气，他首先看见的是一抽屉的光。在说的一直都是光。秋天街上的阳光，世上的光，黑的光，光这个那个，没有光就没有这一切，都是光线下的事物，我们一直在电影，也是因为光的缘故，但是，但是这个抽屉，打开后，它简直无话可说。长尾鸟是一种红色偏粉色的深海鱼，但是现在，我们不去谈论它，不是时候，我们说说光，一定要说清楚，因为机会难得，

要说就说个清楚，说个精光，这样也好，光是说不完的，这自然是，光说起来并非易事，这些都不管了，我们说光，这些光，明灿灿滚烫的自然光线，它们是最新到达的，从十万八千里远飞来，透着一股新鲜的味儿，这个没得说，要趁新了说，否则一晃它们就消失了，光，不是变旧，而是消失，它们就是这样，即使折断，光能折断吗，要是一根光线，它就容易断，要是一根一根的，就能把它们抓牢，要抓住光很难，伸出手，把它们握在手里，一大把，满满一手掌的乌有，也不是，它有，就在手掌上，它的重量呢？它没有在停着，在自己运输自己，大概是这样，它不在手掌上停留，从不，这就是无法抓住它的原因，光实在太细，太容易溜走，完全无法存储，它们只能转化为电能什么的，现在，这些光正不停反复射进这个抽屉，抽屉是关着的，现在它又被打开了，一只在书桌下的三只抽屉的中间那只，或那个，一个白色油漆的木抽屉，在它关着时，它神秘，可以想到它的内部没有光线，不清楚里头有什么东西，因为没有实际的光线，那些光是想出来的，想象的光算不算光？不好说，脑子并不会发光，谁知道呢，谁都没有进入过脑壳内部，也许那里头是个明亮的地方，光线像电子那样在乱蹦，不知道，这也是一种想象，所谓想象就是对光

的应用，没有光，屁都想不出一个来，要是没有光，你能在脑壳中想出一个鲸鱼吗，它那么大，需要多少光线才能照射清楚，光与事物一定得符合比率，否则，我是说，要是想起一个那么大型的在脑壳里不可能实际装下的鲸鱼这个概念，它还是需要光来调准物体远近，需要让光变得很细，极细，试想一下，要是用一根绳子那么粗的光线照射一条鲸鱼，那情况又会如何，那就是在空想，幻想，实际是光不可无限分割，它是多粗就多粗，无论是在概念中，还是绝对理念中，还是思想活动中，光一定永恒且标准我们知道，绝非一种分析对象，光只是用来帮助我们分析对象，不知道，他要不打开抽屉，要不一直望着它，这与光无关，光没有下达任何指令，它只是照射着一个东西，他不是经常打开这个抽屉，他不玩抽屉这种东西，也没有东西要去抽屉里翻找，这个抽屉只是装饰，打开一个抽屉需要至少一个打开它的理由，他平常没有理由，不需要有，可他觉得机会难得，现在，一个人在阳台坐着，也没在看云他为什么不去打开这个抽屉呢他想。也不是为了看看抽屉里有什么，只是打开，也许只是因为抽屉盖板上那个金属拉手，是他在装修房子时亲自安装上去的他想起，他越是这样想，他就越想打开这个抽屉，打开，关上，再反复打开，

仿佛打开与关上一个抽屉那样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打开一种黑暗的事物，打开后，光同步射进它的内部，他看到了那种黑暗，原先关闭在黑暗里的那些东西，一部损坏的订书机，它在抽屉里，它不是在打开抽屉后在光线下忽然出现的，它必定原先就在那里，在没有光线管辖的黑中，当然了，这也不重要，不管它是不是在抽屉里，它在，他想起一个行星。就这样他想起那一个一直在那儿的星体，在他脑顶上方不知道多少公里高，或远的地方，那是一个地方吗？甚至连一个地方都不是，是一个叫不出地方只能叫作虚空的地方的地方，反正它在那儿，在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柯伊伯带上，而不是在一个抽屉里，他们认为那是系统里的第九行星，冥王星，它是一九三零年被人类发现的，但是在没有被发现以前，它照样已经在那儿了，他们知道，通过对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轨道详细计算后，他们发现它们似乎受到了一股未知的引力影响，也就是说在那里，在它们的外侧应该还有一颗未被发现的不会自行发光的行星，在那黑暗中，他们很快发现了它，一个矮行星，他们很快计算出它的各种数据，质量，平均密度，直径，这些都非常精确，它的表面温度，逃逸速度，反照率，视星等，绝对星等什么的，它的半长轴，离心率，他们像解剖一头动物那样

详细分析了它的全部，它的公转周期，平近点角，轨道倾角，升交点经度，大气层构成：一些甲烷，氮气，一氧化碳，没什么稀奇的。以及它的五个月亮，转轴倾角，角直径，事无巨细，他们得出它的远日点在四十九点二零五个天文单位，相当于七十三点七六零亿千米，就是这么精确，而发现如此巨大的事物却花费了从直立行走到耶稣诞生到封建制的没落以后的两千年，以及它那铁锈般的表面，他想了一会，即便没有亮光，他们也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他只是感觉实在遥远，因远而感到无聊，不在，或只是远，他不想去知道这些，望着近处，躺在抽屉里的反射着不锈钢光芒的这部订书机仿佛他就是光，射着这个残废铁制品与旁边它的两个碎部件，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集合，在一个更大的集合中，他识别出它们，或它，在一盒火柴旁边，一个同样分离的火柴盒子，它的外壳与内部盒子，它叫什么？抽屉吗，用来装一根一根火柴的小抽屉，或一个长方体缺少一面的硬板纸容器，是火柴盒可以推开的那个部件，一个鬼知道叫什么名称的东西，它与它的外壳组合在一起被叫作一个火柴盒，是空着的，盒子里没有一根火柴，热情，他没有这种东西，在他看着这个火柴壳时他想起热情，热烈，激烈这类词语他现在没有，他只是大致上看着它们，以及整个

抽屉里的这个更大的复杂的内容繁杂的集合，一些杂物散落在四方形抽屉底部，在他打开抽屉时他完全看见它们，他看见一个淡蓝色口罩它也在里头，平摊着，是他最先注意到的东西，因为它的面积，色彩抑或其它什么它无疑被第一注意到，即使他只是想打开这个抽屉并不想特地去看看抽屉里有些什么他不想，但他还是一眼就看见了这个口罩，速度远在注意到那部订书机以前他是知道的，也许是因为这部订书机并不是那种很有规则的物品，需要一定时间来辨识，不同于那个完全摊开崭新的口罩，最近，他使用这种东西实在太频繁，他总是戴着它们出门，每个人都是，他们脑袋的正面都戴着这类东西，表示那是他们的正面，前方，并且表示他们在呼吸，是人，是活的这类信息，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必备品，一块粗制滥造的化工纸片，人人都离不开它，不想也不愿离开它，人人都是这样想的，对它非常熟悉，每个人无一例外都是，一两年下来，就算八辈子的口罩也都戴完了，因为人人都是这样的，都需要这个小东西，因为人人每个人都有个正面，前方，而这个浅蓝色的小东西正好挂在其正面，捂住嘴巴，鼻子，鼻涕，口水，正好用来吸自己呼出的废气，循环利用，是非常节约与环保的，既可一次性也可反复使用，也是每个人在街上

移动的原因，是他们的历史与重复的未来，只要他们还戴着口罩。也就是说在抽屉底部这个杂物集合中并没有看见一只虫子那样的东西又是因为什么？他仔细找了，并且绝对没有发现任何一只小虫子，蜘蛛，蝠鲞，昆虫，哪怕蚊子壳那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抽屉里没有光线吗，它原先关过一只鸟，那只撞到玻璃墙，掉在阳台上的一只老鸟，他捡起它把它封锁在这个抽屉里，至少两天两夜，等他从外头回来，回到家中，他去拉开抽屉，它不见了。那是一头羽毛暗绿色与灰色混杂的雀鸟，它的爪子硬化严重，喙嘴在墙壁上撞了一个缺口，它有两粒纯黑的眼睛乌珠，它是看不懂的他当时想。他看着趴在手掌上的这个鸟，完全不懂。就这样他把它丢进抽屉，关上，出门去了。现在，它不在这里，不在这个集合中与一个光电鼠标，餐巾纸，两个硬币与一根圆珠笔，几根绳子在一起，包括一部拆坏的订书机，一个火柴盒，鸟不在这里，也许从来就没在这里，没来过，一头鸟来抽屉里做什么？不记得了，它也许在过，他知道，但不记得了，它消失，以及它为何消失，又会在何时出现，在也许打开抽屉的下一次，下下一次，上上一次，总会有这种时候，在不定的一个什么时候，但不是现在，现在它已经不在这里，空无，没有与记忆中相对应的那个

实物，一个奄奄一息的鸟雀，抽屉里都是些静东西，一些工业产品，一些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东 西，是谁丢进去的，谁在往一只抽屉里丢进丢出这些东西，这正是抽屉的用途，用它来储存东西，而不是鸟那样的活物，他有一次无意中去打开这个三个抽屉中的中间这一个抽屉，看到一个鸟伏在角落里睡觉，还拉了一小点的屎，它在做什么？他没想，关上抽屉，关掉那些光线。他关掉这个稀奇而多少有些感到不适的图像。他忘了是哪一次，他总是很少去打开抽屉，任何一只抽屉，一只火柴盒那样的关闭着的东 西，他宁肯去用打火机，而火柴，它实在太危险，即便去点燃一堆篝火，他知道那个尼姑，是她送给他的火柴，一根火柴，她说，不要点燃尼姑的火柴！用的是否定祈使句。她为什么发出这种警告？一根根本不可能划燃的潮湿火柴棍，他不知道它用来做什么，挖耳朵屎吗，会不会短了点。确实有人用火柴棍，带火头的那头，爽快地捅着他们的耳朵，并且能顺利挖出一大堆耳屎来，高超的技术，没的说，而他没有，也不想去试，他总感觉用火柴棍挖耳朵会烧着，像一个猴子那样烧起来，他感觉这个举动是十分危险的，至少存在危险性，他在十岁，也许十一岁，反正十岁左右那会儿，一个热爱挖耳屎的亲戚非得给他挖，说是耳朵

洞里屎积得太多太厚，耳朵会聋掉之类云云，那样，你就成了哑巴了，她威胁他说道。但这就是她的结论，耳朵聋了会变成哑巴，这就叫失聪，她强调说，就是会变傻，傻乎乎的，跟白痴没区别，跟村里那个白痴哑巴一样，只会逢人就笑呵呵的，饭量又来得大，这人真是一点用场都没有了，废了，她说。他只好让她挖。把脑袋一侧贴在她的膝盖上，竖起耳朵，乖乖地让她用一根银色的棒去捅，反复在耳洞里捣鼓，往洞里吹气什么的，也没见她挖出过什么屎来。也许她把掏出的耳屎都吃掉了，谁知道呢，她确实非常喜欢给人挖耳屎。她后来老公病死了，改嫁给村里一个翘脚佬，又生了个儿子，再后来就不清楚了，她是他婶，一个热爱挖耳屎的总结起来人生总归有些个悲凉的女性，愿她万寿无疆。他看着抽屉，在心里默默祈祷并祝愿，对着空气，对着那个红色的延边制造的火柴壳他想起这些，感觉耳朵有些痒，痒就让它痒，他懒得去处理这个，他只要不是非得去处理的事务他总是随便它们，除非三急，或者没烟雾了，或忽然想到了一个什么好句子，一个词语，这样他就必须优先去处理，他点燃一支烟雾吸着，一只脚搁在书桌上，另一只搁在搁在书桌上的那只脚上方，他不是两只脚一起搁在那儿的，但哪只脚先，哪只后，一时半会

儿的他也想不起，他是这样的，他有些动作发生过他并不知道，他有时想去点起一支烟雾，发现手头上已经夹着一支，还好好地烧着呢，而有时用打火机去点，发现火机是空的，完全没气了。他就用这只空的火机去点，运气好的话也能点燃。总是这样。他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这两只腿脚就已经搁桌子上了，但一定是在他打开抽屉以后，因为在玩打开关闭抽屉这个游戏以前，他只是坐在那条沙发椅上，并没有像这会儿似的躺坐着。他一般用这个姿势看天空，看云，有时也等风吹过来，等一场雨到来，只要就这么躺坐着，他就不会去想事，让自己放空，有时也单纯地看着那几个脚指头，袜子，要是穿着袜子，或正前方那堵墙壁上的那道黑色闪电状的裂缝，简简单单，都行，反正都是看着而不去看见，这样就相当于在休息，但是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看着抽屉里头这一堆如此杂乱无章几乎不可分类的东西而且还能感觉到是在实际地休息，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一向拒绝复杂，他不复杂，他只是乱，但不复杂，就像一根光，每一根光一定是简单的光，但在一起，它们就乱，它们乱射，反射，漫反射，被吸收，在一只抽屉里光速穿行，交叉，避让，光线与光线火并，折断，照射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物品，一副耳机线，一根折断的牙签，没错，他平常

用牙签掏耳朵，这根应该就是，它是一端有一截折掉的，他一定是用它来搅了耳朵洞，在什么时候，前天，大前天，搅完后，他把它塞进抽屉里，这从它所处的位置，落在靠近拉手把这边，就可以分析出来，它是从抽屉缝里塞进去的，他没有打开抽屉，至少有大半年他没打开过这只抽屉。他有时打开左侧那只抽屉，因为所有的打火机都丢在那里，那是个好抽屉，用来藏打火机十分合适，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打火机，有七八只，有气的没气的，塑料的，带齿轮的都有，再说了，也顺手，他是左撇子，他发现他更喜欢一些在左边的事物，发现鸟他也是喜欢的，这是什么意思，他也喜欢葡萄，他不知道，喜欢什么或厌恶什么这有什么意思，这就像他有时也会忽然厌恶阶级斗争，群众，不好的天气这些，只是这有什么意思呢，他总是在发现一些东西，一些事情，它们原本在那里或根本没有的事他会发现，当他发现路边的一株什么树木，他总会觉得奇怪，也不知道奇怪在哪儿，但奇怪，他发现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而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他既不讨厌也不喜欢这种奇怪的感觉，他停在路边，望着这株树木，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累了缘故，也许不是，这里不存在什么因果关系，无非只是觉得有那么些奇怪，一个奇奇怪怪的人他是，他会这样想，

每个所有人都奇怪，有左撇子，有高个子，有的看上去本身就奇怪，古怪，而有的人总是十分安静，因人而异，所有事情皆因人而异，没什么奇怪的，无论他发现了什么，它们原本就在，不存在什么鸟的因果关系，也许这根牙签原本就在抽屉里，一直在，并不是他或谁塞进抽屉，也许是那个安装抽屉的人落在那里的，都有可能，也许是从抽屉里长出来的不可以吗，只要他觉得累，仿佛哪种想法都可行，都是不重要的，无论是他发现它还是没看见，它都在抽屉里，没有目的，因果报应，没有任何鸟的用场，只是在那里，等着被发现，它完全一点儿也不神秘，神圣，它一根废弃的牙签怎么可能是一件神圣的事物呢，一切都是神圣的，是神创造了一切，但不是这根牙签，这个火柴壳，它是延边牌的，他在小的时候主要用童车牌的火柴，烧饭生火时用，用来点煤油灯，用来划着玩，这不行，那会儿物资匮乏，不可能去浪费哪怕一根火柴那样的生火必需品，他用火柴头当自制链条枪的枪药，有这回事，那个枪，手枪形状的，是自行车轮子上的钢丝弯成的，加上链条上的链销排列起来做成枪管，几根橡皮筋，一根撞针，这样一把枪就做好了，把火柴头剥下来，塞进枪管前端的火药堂里，把火柴棍反塞进枪口，瞄准，扣动铁丝扳机，对着一张树叶一个空瓶

子一个田鼠什么的射击，是童车牌的，他还记得，人人都需要一把枪，作为一种来自身体的表达，人人都需要，我是说表达，人以及人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表达，一种自然需求，自然意志，通过一个工具，一件从身体内部延伸出的物品，一种颇具威力远超于身体能力的东西，是人人都需要的，用来对付忽然的野兽，敌人，异形入侵诸如此类，表达一种恐惧下的反应，是自然的，非常自然，因为人人都需要那种反应，来自身体内部不得不出现的条件反射，只要有枪，他们就会有这种反射，就像光，反射，不要靠近，否则我会反射，就是这个意思，一种十分有意思但粗糙的天然表达，没什么问题，一种老式火柴，而这个是延边火柴厂生产的，应该是双喜牌，红色的火柴壳，是一盒好的老式的火柴，它用完了，也就不知道它的火柴头是什么颜色，不是黑色就是红色的，他记得这种火柴，不是很容易划燃，容易划疵，一种激烈的东西，火柴，他喜欢听它划燃那一刻发出的那种迅速激发出的声音，一种时刻准备好毁灭自身的声音，一个极短暂但灿烂的声音，伴随一个小小的激烈火焰，它烧完了，就那么一瞬间，一下，这就是来自那个尼姑的忠告，她一定是领悟到了什么，她在他的记忆中总是一边走，一边嘴里念着经文，一边反复划着同一

根火柴棍，他有时做梦也会梦见这根火柴，只不过它变得更大，非常巨大，但从来没有被点燃，仿佛它蕴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那是什么，只能是火，大火，是光，他这样想，只是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他停下想，完全停下，不再把视线集中在这个红火柴壳上，他望着这个正方形集合，没有聚焦在哪件物品上，他让它们停着，不动，况且它们本身就是静物，一堆杂乱的没有彼此因果关联的物，块状的，线性的，金属或明显的色彩，尤其那几根短绳子，它们色彩，鲜黄色，粉色，并不是纯色的绳子，甚至不是绳子，但又比线来的粗，是适合用来编织的线，它们都是渐变色的，其中一根尤其显眼，从鲜黄色过渡到粉色，几根线绳，打了个结，只有一根绿色系的不在这线束中，在口罩下方，订书机的上方，随便丢着，它的样子几乎无法描述，它几乎就在这个集合的中心位置，这么说也不对，没有中心，只是集合，他这时才看见那个钥匙牌也在集合中，一个透明塑料的钥匙牌，还有一根充电线，它应该不长，与耳机线缠绕在一起，很难观察到它完整的样子，都是白色的，差不多粗细的线，他看清楚几个黑色的污迹在抽屉底部，实在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大于灰尘，又不可能用手指捏起来，它们也应该算在集合中，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是什么？一个集合，一

个抽屉里的物品集，一抽屉的东西，它们是它们，各有名称但没有统一的说法，集合，它并不是名称，一个口罩和一个鼠标，它们合在一起叫什么？口罩，不像，有没有一个名称，需不需要有这样一个名字，要是必须需要，它就会有，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整体，就像一个果子从树上落在地上，那种联系它们的思想还在，他就不会焦虑，他就不会去想这株掉了帽的圆珠笔与这个火柴盒它们又叫什么呢，当然也不会有，没必要有，一套东西它们是，不像那两个硬币，币值与大小不同的硬币，它们可以说两个硬币，但能说两个火柴与圆珠笔吗，这就太奇怪了，两个一个火柴壳与一根圆珠笔，最多这样去说，陌生而难以理解，但总归还可以说出，那么似乎也可以这样说：它们是一个抽屉集合，是十个一个火柴壳与一个口罩与餐巾纸与一支橘黄色透明打火机与两节几号电池，与一个无限鼠标与一个钥匙扣，是塑料制品，与一根笔与两个硬币的组合的一个松散无序的统一在这个抽屉里的集合，是平面的，它们要是假设有一种秩序那么它可能是这样的，没有秩序，也没有次序，是一堆自然的杂物，别忘了那个药膏，它也在其中，他并没有那种强迫症，要对一堆复杂的地狱般的事物进行仔细清点，他只是不知道它们叫什么，事物，也只有这个叫法，但

它们明显不是，它们具体的，一件一件就摆在或丢在这只抽屉里，在全部都在光的照射下，静静地，是突出的，杰出的，每一件物品都是，都非常完整地保持着它们的形式，与它们附近的东西有着显著的差别，是各自以自身的样子释放出的那种在，它们就是这样呈现的，在即使没有光线的关着的抽屉里它们自然也这样，这点上毋庸置疑，它们并不会忽然出现，就像他是忽然出现的，他知道，在某一天某一刻，在某个时辰，他忽然凭空到来，就仿佛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抵达，来，被置入，来，或仅仅是那种出现的感觉，他怀疑就是这种感觉，没错，就是出现，而出现都是忽然的，就像是一个原本不在的东西被忽然发现，而又是被谁发现的呢？这是相当忽然的，而且只能是他自己，自己发现自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这样，没有自己他就没法发现自己，发现后，他发现那其实也只是自己，所以这里便存在一个问题，自己是如何被发现的？这种发现符合逻辑吗，符合因果与否，似乎无从说起，总之不能自己去发现自己，这是发现不完的，那么只能形成，这也许是一个更好的词语，自我的形成，它至少解决了一个忽然的问题，他这样想，在他忽然出现抵达世上时他并没有忽然发现他自己，他是后来才知道，缓缓迷迷糊糊搞清楚的，

他有一个自己，自我这样的迷迷糊糊的东西，而不是通过一面镜子什么的，而是一个声音，那个被叫成我的声音，他第一次听见这个声音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他一定忘了，不可能记得这些，他只是在形成，是慢慢知道我这个声音的用法，学习它的写法，他很快熟练掌握了这个，这个我，与其它所有同样被叫作我的我不同，他的这个我是唯一的我，他自己能听到这个声音，多少有点儿区别，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熟悉，因为这很自然，他从不怀疑这一点，就因为他已经出现，已经形成了，并且他在出现后很快就固定了下来，通过我这个概念，一个用手指朝内指向自己的概念，那里存在着一个我，硬邦邦的，空无的且就在那里的，是一个无法摆脱或抛弃的东西在实际上，而实际上它有没有，在或不不在那里都不重要，没鸟的用处，鸟就没有我这种东西不是吗，它还不是照样没有任何困惑地飞在空中，没有痛苦，也无须忏悔，鸟要是也有一个我，那也是一种虚设，一种玩，它不会真的需要，当它感到饿，它会知道那种身体昏沉的感觉，而不会知道我饿了，它没有我这种代词，这种主语，而只是出现关于饿了的这种幻觉，它的小小的脑壳中没有那种声音，驱使它去做点什么，它的行为是身体肌肉驱使的，它自己不知道，因为它也没有鸟

的自己，它只有躯壳，这点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说到过了，无须再次验证，鸟永远也无法形成自我，就因为它们是唧唧喳喳乱说着鸟语，听力又差，就因为鸟的主要任务是飞，而不是说话，它们不知道话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会让脑子坏掉，不知所云，会彻底失去飞行方向，他现在就是这样，不知道说到了哪儿，又如何返回，他能返回吗？返回到哪儿，哪儿不是哪儿呢，返回到这堆现实中？这一堆由词语构成的乱七八糟的实际中他知道？要知道，它们是一起出现的，彼此相互出现，一个火柴盒出现在一部订书机旁边，在右下角，它们占据了一个绝对好位置，不可动摇，在它们上方，那个位置留给了那只浅蓝色的口罩，它占据了整个抽屉大约五分之一的面积，但感觉并不稳定，很难看出它的重心在哪儿，它材质轻，要不是这根充电线的线头压着它，它在集合中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于它大面积的纯色的蓝）可以随时被取代，并且从直观上来说，它就像是一块飞地，不在权力密集的中央机构，那正是那根扭曲蓬乱的耳机线所在的地方，是整个集合的核心所在，同时也在所有物品的对称线的交叉处，是毋庸置疑的中心，在它右上方，那两节红黑色外壳的电池与那只反面朝上的鼠标正好与对角的订书机与火柴的组合相互制约，在无

论在色彩还是重量上，不相上下，在整个画面中完美保证了一种平衡感，亦是结构与气质的体现，统治或保护着附近这一切，在这个基础上，即便中间位置的绳线，钥匙扣，纸巾，药膏之类的任意摆放都不会有大的影响，这三片纸巾，它们最白，比作为背景的抽屉底还要白至少一个等级，它们代表什么？也许是强度，光线的强度，是图像中最高光的区域，三个小的长方形亮区，以环岛状围着杂乱而紧密的中央，不仅起到对外部势力的防卫作用，也设置了权力中央的出口而不至于让人压抑到无法透气，这由它们的反光能力与形状以及大小综合决定，与材质无关，因它们对光线的强烈反射与拒绝的特征，在整个集合中它们是顽强而不可在视觉中忽略的存在，它们是干燥的，未污染的甚至刻意，甚至是有人故意精心摆放的结果，是仍具使用价值的三片被水打湿后阴干的餐巾纸，它们本身构成一个集体，是对大的集合的嘲讽，默认同时隐约表达了一种无所谓，即使被那只塑料火机压制，被钥匙壳与绳线与耳机线一起压在下方，它们在背景以上仍展现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无所谓，不介入但也不妥协地在那儿，剩下的都是你们的事，实则态度含混，是集合中最缺乏个性与立场的懦弱元素，单位，子集，有立场吗，仔细看，他仔细看着，没有，越是

仔细观察与分析，它们便越不重要，悲哀，以及假与不实际，与附近的性格鲜明的存在物有着云泥之别，哪怕与离它们较远无直接瓜葛的那根圆珠笔（笔帽去哪儿了？）相比，不，完全没法比较，完全不在一个层次，问题出在哪儿？是它们缺乏几何感吗，那正是这根笔的优势，它与抽屉四边或平行或垂直，尾部贴近边线，锥形的笔尖朝向内部，那种凌厉的进攻姿态纸巾组合没有，那种目标缺失的进攻，它完全偏离了方向，它完全在权力核心外部，单独静止而不是游荡，它在做什么？一根笔又可以做什么，它力量有限，墨水殆尽，只剩下一个笔壳，笔尖对着从订书机拆下的那片金属部件，完全没有道理，无稽，它空对着，从它的方向看过去，它不可能实际在准对什么，它在两个两个硬币上方，高处，或我们要是按习惯去假设抽屉内部为上，为北，那么它在那两片订书机废铁片那两个一块五毛硬币的左上方或斜对面，跃过它们，它指向这个大的订书机壳的中间位置，或整个订书机（包括那两个部件）的中心，甚至可以说已有一部分笔端进入了它们的这个松散的内部，它不会穿过它们，订书机那厚实的托底没有力量能够穿透它，因此，圆珠笔也不可能针对那个火柴内壳，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同的工具属性，它们不会有任何冲突，仇恨，

它们无论从功能还是距离都相差太远，虽然它们在同一水平位置上，对笔来说，火柴壳是绝对盲区，它顶多抬高视角，越过铜墙铁壁那样的订书机去面对抽屉的一个面，那是更高的墙面，一块完全的空白，而它干涸，笔力枯竭，再也射不出什么，他能理解笔的这种迷茫，他能理解，包括它的孤绝，死而不僵，在这个啥都不是的集合中它的无意义，是可爱的，傻得无须同情，它只是在那里，出现在那里并且并不打算挪动位置，它相信位置，它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绝对以及凉快的风水宝地，哪儿也不想去，不想动，它已僵死在那里，以它最后的那个姿势，朝向，它没有朝向，是它的形状让它以为拥有什么方向，它不知道，它不知道的是方向无非也是一种感觉，经验，一种假设，它实际上只是朝四面八方朝着，无须确定的方向它物，在即使这个集合中，一种被俯视中，它仍只能是单独而不可延伸的一维，是固定的，它，不可测量，空心，对光的理解只局限于握笔的那个部位，是它在吸收光，仿佛腐败的一个什么东西在吞噬光明，而剩余的部分，它剩余的又如何去认识呢？他在想，在感觉，他不知道，他看着它已经很久，甚至想起一只深海乌贼，那种透明的发光的东西它们完全不相等但他想起，这说明他一定进入了疲乏，他不再

清点它们，不再有什么东西吸引他的注意，是他在远离这个图像，这些线条，块状与颜色，这根绳子上的鲜亮的黄色，不再能刺激到他的视觉神经但仍在刺激，强迫他去记忆，辨识，去比较，它实在太鲜艳，太明亮，太新，要是以色彩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合，它便是集合中的王者，还是闹革命的，它如此活泼，总在带他走偏，被它带远，带进一个布满强盗的光线乱射的树林里，他有这种感觉，附近穿梭着一些五花八门的光线，他现在必须重新连接，关上眼睛稍息，进入一片暗黑，他不可能，它已经在脑子的记忆中，它霸占了整个图景，这是没用的，他现在必须去休息，躺下，在秋天，在床上躺着从而得到真正有效的休息，他关上抽屉，这是没用的，因为事实，一个抽屉打开后它便无法关上，它已经打开，抽屉里的东西已经出现在一个人眼中，还能关上什么？它除非不让打开发生，不让这些电池，口罩，线条，一部订书机诸如此类乱七八糟的东西形成一个固定的在那里的并且是事实上的一个图形，它都没有形，而更接近一个集合，但它在打开的一瞬间就这么发生了，完全没有意义，道理，预感什么的它到来，出现，产生抑或还是什么鸟的词语，就是这么个意思，要找到唯一的用来描述它的词就是有这么难，不管它，总之接着，

他，不，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事实的图像，无声，一个完全沉默的静物的图像组合，经验告诉我们，它原先就在这只抽屉中，这让我们惊讶，因为什么？不知道，这太快了，我们来不及去思想这种惊讶的发生的来源，反正有，这是事实，否则我们不厌其烦在说什么呢，要是没有被震惊到，即便是那种极其轻微悄无声息的震撼，它一定在，我们接着就进入了这事实，从熟悉的地方开始，首先是色彩，首先是什么？色彩！一种浅蓝色，他也看到了，一种大面积的蓝色强迫他去注意到，提醒他这就是他去打开这只抽屉的原因，理由，以及管它是什么，不重要，色彩，不重要，不是色彩的事，而是光，光线，万物的光，最普遍的东西，理论上最先到来的东西，因为快，是最快的不是吗，是它在指引一切，往各种黑暗里钻，是它的事，全部都是，其它统统都是配合，为了它的到来，它已到来，明摆着在那里，而你不可能不打开去迎接它，你被打开，这事实实在太滑稽了，通过打开这只抽屉，你认为这事实在于滑稽，那也许是你已经被打开，就像一个封闭着的花朵被光打开，实在滑稽，光，抽屉，花朵，脑子壳，这些东西打开来打开去，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而且是那么快，迅速，瞬间，一打就开，而在没被打开以前，又完全没这回事，没道理，也没任

何通知，它是突然的，或还是偶然的，它一定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动作，一种发生，而打开后，我们看到了变化，在光线下，它图像，电影，以及到此为止的它的移动在它的位置中，这就是事实，一个来到眼前的一抽屉杂物的集合，要命的是这都是些什么啊，一件一件，什么电池，什么手环线，一个口罩，它们是谁丢进去的，不是他，也许那只打火机是，他不记得，条条道路通抽屉，它们被来到这里，置入，忍受这个狭小空间的拥挤，在一块纸巾旁边，纸巾在一节电池旁边，电池又在硬币斜对面，这样的排列，这种位置关系使得它们共同成为垃圾，一堆不可能带来秩序的东西，假设要以什么标准按序排列？重量，颜色，材质密度？还是个人偏好，他没有特定的偏好，只要简洁就行，它们不可能简洁，还是按照产地远近？他无从知道，功能呢？功能有什么序列可言，没有，完全没有，耳机用来收听声音，药膏治病，口罩，那都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擦屁股，他有一次乘地铁肚子痛，厕所没纸，他用口罩擦屎，上上个月的事也许，不记得了，而电池可以放在嘴里会产生那种通电麻木感，而这只无线苹果鼠标，它丢在抽屉好几年了，他还清洗过它，它是坏的，它的手感很好，他曾经用它设计很多图形，对于他，它是一只多少有那么点情感

留存的鼠标，是反应顺畅的一件设计感极强的工业鼠标，是无线的，通过蓝牙连接，是丢在抽屉里略感可惜的一只鼠标，他曾反复重复抚摩过它的那些时间加在一起几乎可以肯定超过一次北伐，他与它并肩战斗，换来几口饭吃，带来娱乐，他有时望着屏幕上不动的光标，他去晃动鼠标，让光标离开那儿，它后来不流行了，很长时间没被使用，不知道丢去了哪儿，他从没想起过它，在一个抽屉里，这是他没想起的，现在，它又在这里，是因为它后来一直在这里，成为一直无用的坏鼠标，一件电子垃圾，它不会再被使用，以任何一种方式，最终会被解体，或腐朽掉，运气好的话，它会被碾碎，熬成汤，过滤出一点什么东西，尘归尘土归土，当它失去它的功能它便只能是垃圾，与这些完全可被视为垃圾同类处在一只抽屉中，在光线下等着被处理，这是它们的事，他不会去处理这堆东西，最多关上这只抽屉，关上它们所剩无几的命运，它们会最终消失，没有次序，它们甚至连一副可靠的图像都算不上是，无论从哪个视角，人的视角，现在，它是俯视，他用手机拍了一张，从上往下垂直于它们，现在，它们至少在一个平面上了，它们在抽屉底上本来就在一个平面上，它们从无论哪方面何种理由来说都平等，无非都是垃圾与废物，这就是它们在一起的原

因，只有在这里，这只存储废物的抽屉里它们才能通过彼此相互得到尊严，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与谁过不去，都是一样的废与同等垃圾，在同样的光线下，制度下，各自躺平，或发着神经扭曲自身，这根耳机线就是，两者皆沾，就差拧成了结，它的机头对着药膏头，它们在对什么，又可以是什么，它们近但没有接触，没有对抗的感觉，它们在对话，沉默，无从对话，只有沉默，它们毕竟物，而不是错，它们以及附近所有东西都没有错，不幸以及其它，而只是没有可检索的序列，他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事实没法更改，驱除，没法丢掉，事实上一切都没用，它们丢在那儿，除了事实还是事实，在抽屉里，一个打开关闭随便它都行的抽屉里，一种同一种光线下，它包含的事实没有区别，与有没有光没关系，事实在黑暗中也能存在，只要它事实而他的事实又是什么？他不在抽屉中，他关着，没有事实，他没去思想这趟事，他不是事实，要是关着，他想，要是关着他就什么都不是，要是他的脑子彻底关着，不去连接任何东西他就没有事实感，而只是在看电影，一些移动的画面或反复刷新同一副图像，他不去链接，成为一面镜子他，就像一面镜子那样对它们不做任何记录，他是镜子，事实是，他不是，不可能，他最多是镜子中的他的一个

虚像，那他在哪儿？现在，在一个必定在一个事实中，他要去哪儿发现这种事实，无色无味，他如何发现，那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他知道，他没有那种方向，无法反向去观察到任何鸟的事实，在既然已经在事实中妈的，他简直要晕厥过去，因为缺少事实的支撑，他感到轻，缥缈，一些稀奇古怪的色彩，没有事实，他看到的都不是事实，他看到了，只是，一个什么？不知道，事实无所谓一个人看到它什么，一堆垃圾集合，日常生活废品，一个被统一在一个四方形中的整体的图像，随便看，去听，去感觉都行，都与它无关，那是你们的事，事实是以上只是一些词语，文字，一些声音符号的排列，没有什么图像，没有火柴，耳机，圆珠笔，没有没有，那里有圆珠笔吗，在哪儿？没有，不在那里，没有那里，那不是事实，他，我们也看见了，但事实吗？非，不是，它不是一只圆珠笔那样的东西丢在抽屉底板上，那它是什么？不是事实，管它是什么，重要吗，以及次要，都不是，没有任何依据说明它重要还是次要，这都是脑子在幻想，在分类，它总是在一刻不停对所有东西在排列，分门别类，指认，怀疑，确定，抹除，遗忘，储存还是其它谁知道，它总是这样不能停着完全不动，总是在放电影，说话，发出声音，杂音，此起彼伏，总是不听使唤，

谁的使唤？没有谁，是它自身，它总是自身而谁都不是，它研究自身，而它哪儿来的自身呢，它没有身体那种形式，它无非没有，没法自身，因为总是这样的，因此，他还望着这只抽屉，这堆集合物，这个反复指认的游戏，以为能得出一个什么事实，一个结论，一种安心，有吗，是什么，完全没有（从手腕摘下手表，丢进抽屉里），他甚至都叫不出它们是什么，他总是无法称呼两个以上在一起的东西它们叫什么，哪个在先，凭什么先，他不知道，因为事实上他总是在不知道，在不认识，他承认这个，因为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它们只是在那儿，而不是什么，只是它们，他开始清点，它们无论从哪里开始他随便，他从这盒火柴开始，一盒火柴，延边厂生产的双喜牌火柴，延边，一个只剩下壳的火柴盒子，它的内抽屉已经被出在一边，它们是一个好的组合，在它们旁边，那个侧倒这的订书机主体以及左边那两片金属结构，它们也是一个整件，在其中大的那片金属结构两边是一个五毛铜色硬币，一个一块银色硬币，两个都是正面朝上，上，上就是一切，这三件轮廓清晰的东西占据了左下方的角落位置，在它们左边，是对准它们的一竿圆珠笔，没有笔帽，是一只空心笔，这样以来，它们四件物品正好占用了整个抽屉的四分之一下方的面积，在它

们以上，最右边是口罩，它的布面上压着耳机线的那个插头以及部分线条，线条弯曲缠绕，往左边延伸，压着一片餐巾纸，再过去一点，压着那根很难看见的充电线，它两头是同样的插头，是一根比耳机线粗的线，它在最底部的位置，被彩色的那束绳线压着，这些主要盘踞在抽屉中央的线绳，它们几乎搅混在一起，它们不可能不搅在一起，已很难从视觉去分开，它们是线，有它们的相处方式，那只用瘪了的治皮炎脚气之类病症的药膏也在它们的下方，更被那只打火机压着，这样已经来到左侧最边上，打火机下方一点，是那个塑料钥匙扣，这是最密集的地方，总共有六件五种东西，打火机，两片纸巾，钥匙扣，部分彩色线束，药膏，它们正好在铅笔的正上方，牙签呢？它在火柴盒那边，清漏了，现在除了散落在抽屉底部那些不可计数的比之灰尘来得大许多的黑色杂质，也就剩下左上角那儿的那只反面朝上的鼠标与贴在它旁边的两个七号干电池，他想起它们的型号，原本它们就是鼠标上用的电池组，它们应该耗完电了，以上，经过梳理得出的画面也好，集合也罢，总算有了着落，清楚且简洁，有了事物的原本样子在那里让他暂时放心，最多这样，他不能从它们这里认识到更多，只能到此为止，他看到了所有这只抽屉里的东西，包括

光线与漂浮在光线中的一点灰尘也算，包括自然也包括空气在内，总共也就这么多，在引力的吸附下，它们集合在这只打开的抽屉里，彼此间没什么冲突矛盾，权力斗争，那都是他自以为是的幻觉，他得丢掉它们，他总是很难只注视着那种在而不去想东想起，他没法失去联想，这是在糟糕，那是无止境的东西，他不能无限去展开，没这种必要，那里没有知识不是吗他知道，他要是真的想从它们中挑出一件最喜欢的垃圾，那可能还是那个火柴壳，他不知道，但火柴壳是红色的，有规则的长方形，表示是一种燃烧，他总是烧得很慢，他想起，他并不是那种激烈火把，他的生命，它太旧了以及腐朽，它一定不经烧，它在烧，他能感觉到，温温吞吞地，浅蓝色的，那种火焰，他曾在村口一个从远方驾驶着麒麟的道士身上见到过，只不过他后脑勺还悬空着一圈光环，这个他是没有的，他从没从身上长出过什么奇怪的东西，他也不去破坏身体，往身上打洞，刺什么图案之类的，没什么意思，它是用来燃烧的，身体，他有时想让它烧快点，烧得激烈些，像一根火柴那样，那是在他还年轻的时候，现在，来到到此为止的此刻，他放弃了这种想法，不再火把，他成了一堆闷着火星的篝火，这样也不错，冒着青烟，等着散架，露水和雨水迟早会浇灭它们，他等

着便是，这都是无须计划的，他始终藏着那根尼姑赠送的火柴，没有去点燃，没必要浪费他想，这个尼姑与火柴的故事他始终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是尼姑，而且一定是，为什么她总是抱着马匹鹅，他不知道，也没问。以及其它。一只抽屉打开着，抽屉里就是这些东西，其中一样是火柴盒，他看着。他还在看着，还在呼吸，他还在写，在熄灭，没有关上，他还在光线中，无法关闭，这会儿是什么时候，这会儿不是什么时候是这会儿，他一直在这会儿，在看着一个火柴壳，是自愿的，他看着，跟没看着没大的区别，他还没昏厥，不累，他完全没疲倦，还在一个劲地呼吸，他总是在呼吸，总是在看着一个什么，一样或多样东西，不是一个集合就是一个空火柴壳，它好看，因为它是延边厂生产的，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它延边，在边境上，在北方一个鸟不拉屎的什么鸟地方，生产这种传统火柴棍，他还在想着这些事，在写，他认为这就是写，这是他自认为的，实在滑稽，实在鸟，实在太光线，他无论在哪里他总是在光线里，他实在火柴，且同一根火柴，他从来只是同一根，一根一根划着同一根根本划不着的火柴棍，划着一个动作，心脏跳动，呼吸，他还是一直会这样，火柴，他不停歇。他去睡了，希望有一个片刻他能睡着。得到安宁，他暂时

不再需要光的混乱。他睡了，下午，或在一个傍晚。移动，淡出，他作为她的一件事情他在她那里消失，从明亮虚无到暗淡踏实，是暂时的他知道，她也知道，明白，一切暂时，一切什么？她知道什么？她摇晃着一头鹅，歌声又在讲述什么？无非暂时，她划下一根火柴，这时，一个尼姑远去，我看着她远去，只是远去，或为了一种远去，这个他们都知道，迷迷糊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他是她手上的那根火柴棍，一个火红的潮湿的火头，一个尼姑在她划燃那根火柴时谁都知道她在远去，什么意思？她不知道，她只是在远去，她不自知，我看到了，而他在消失，它们有什么不同，远或消失，她们又有什么不同，她与他，一根无法划燃的火柴，而她呢，她尼姑，这就是原因，他的原因，也是她们的原因，与它是不是延边牌的，还是童车牌的还是尼姑牌还是鸟什么牌一律无关，她尼姑，她就不能也无法划燃那根火柴，是因为她的动作是空的，也不是，是他作为她的一件事情一件火柴那样的东西是空的，是她以为的一件事情，是吗，谁知道，这是她的事，这事迷糊或恍惚中他也知道，根本不重要，他被划燃，一根火柴划向空中，它潮湿，红红的一个火头，烧着，只是烧着，可能吗，不能，他倒是想这么来着，可是不能，可惜不能，它是一根受潮

的火柴，它即使干燥，有一个小小的火红的一擦就着的火头它也不能烧着，因为不因为什么，因为尼姑（她平常总是把这根火柴揣在怀里），或这件事我们说是无法去倒推的，因为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诸如此类云云，总之那根火柴不能点燃，它是一根神圣，神经的火柴棍可以这样讲，是原先在尼姑手上后来转交给我的这么一根火柴棍子要是实在要去追究它的出处的话，这些实在都不重要，（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是烧不着的反正，它不愿意，要是实在需要一个理由，那便是理由，一根火柴，它不能也不愿意去点燃，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东西带来了吗，那东西，不是一根火柴，火柴被尼姑划向空气中，一下接一下，每划一下，她就走远一点，她在远去，尼姑，她这又是何苦呢，她后来把火柴赠送给我是对的，她也知道因为一切即空，是划在空气中的一个动作，实际但无效的一个动作又怎么可能划燃一根火柴呢她显然知道，但她还是在划，她知道一切都是暂时的，重复的，以及远去，一切都在远去，而她不愿远去，这又是唱的哪一出戏文，他们以及我们一时半会儿谁都弄不灵清，她有她不能说的东西，所以她顾左右而言它，说东西带来了吗？而我怎么知道呢，我当然不知道，我猜这就是她把那根火柴转交给我的原因，她既然无法点

燃这根火柴，她就只能把它传递给别人，就跟火炬传递似的，她连同这根火柴中包含的思想一起遗传给了我，同时警告我，不要去点燃它，而这才是秘诀，而不是一根火柴棍一个符号，我在想，我想，我自然是不会去轻易点燃它，暂时保管即可，就算连掏耳朵屎我都不会去用到它。我把它丢在抽屉里，关上。我关上。尼姑，远去。关上后，我关着，密闭，一根火柴烧着的一根火柴缺氧熄灭，尼姑走远了，她空着手，空划着那个动作远去，这样我就仿佛一堆篝火缓慢熄灭仿佛睡去因为关着，不透气。仿佛什么？我在睡去时仿佛一只关着的抽屉我不知道，我还在用鼻子透气，我不知道，因心跳缓慢平稳我下沉，睡去，降落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在远去，与尼姑反向驾驶一头大鸟离开，红色的尼姑，越走越远，越红，她远去，我呢，我要不离开，要不熄灭如一堆冒着青烟的篝火它需要风把它吹活过来可是没有，风停着，在附近，我因此脉搏趋弱心跳缓慢，鸟乱七八糟地展开着它严重脱毛的翅膀停在旁边等着我跨越上去，我没有，我是闷着的，篝火冒着青白色烟雾，快要完全熄灭，我在等，等什么我当然不知道，懒得知道，我要不自然熄灭要不等尼姑远远地消失后附近再也没有同类我又能去哪儿呢，我又不会消失，顶多像一堆熄灭中的篝火不断冒

出青色白色的烟雾，缭绕而上，散去，以这种方式不一会儿我就忘了，我是关闷着的，成为一个密闭系统我哪儿也没处去，仿佛只剩下一些没道理的感觉，我在那里，没有光我昏昏沉沉运行在暗黑中成了一个无形兔子那样的东西我感觉四肢发达，没有与任何东西连接在昏沉的暗黑中但知道我在那儿，在一种不透风的关着的感觉时空中一只手中抓着那根火柴或扛着随便都行，凭感觉就行，任意，而不需要真的有什么好处，只要能睡去，只要那个尼姑不回头，继续远去，她在我心中什么都不是，她是谁，是什么，在我心中她最好只是一名尼姑，一个词语，是没有恩怨关系的，我们，是无非只是近似同类而已，只要她远去，我就放心了，我不会去攻击她，这时，我是善的，在熄灭或缓缓睡去时我总能感到善如同光线倾泻着我使我温和，因为，因为妈的我是一只抽屉，一堆抽屉里的缺氧的篝火，一个扛着火柴到处找地方点燃的苦力，我就奇怪了，我并没那么奇异，混乱，就因为我是一个无聊的代词，那么，（我始终在我的轨道上，但虚弱）谁又是我，谁又是谁？是我，是什么？我，只能是我，是我的什么，一点儿东西，货真价实，是有我在（搜狗输入法反应之滞缓，不堪忍受）其中的那种东西，无色无味，心灵照顾，我，兔子，是它，

它坐在树下休息，等那只乌龟经过，它用火柴棍敲昏它，接着扯来一根树藤套住乌龟脖子，把它整个儿挂到树杈上，我看见犯罪过程，我设计并实施这个暴戾行为，我总是无处不在只要我昏睡去在睡中远去，在黑暗中任何一个角落监控着一切只要我想，是任意的，我缺乏法律感，我兔子感丰富，同时仿佛我又是一只理性的抽屉而无法自行打开，这不需要仿佛，是事实，是我心灵中黑暗的部分，是一直关着的恐惧，是只要我关上，密闭后它就会出现的什么，很难说是什么，但只要它出现，四处活动，我就知道了我此刻已经在睡中，需要我尤其警惕，躲得远远的，但又怎么可能呢，我既然已经关上，关着，仿佛一个封闭着的抽屉而这实在太奇异了而我又实在只能在那里，哪里？这算什么问题，没有光，在任何地方都只能是哪里，而是谁，或什么，是什么？这才是一个问题，是我，我没问题，无，但它又是什么呢，它可以被归结成这样的一个陈述，我总是与我这种东西与一个兔子啥的在一块儿，在无论关着蹲着或打开，明亮抑或暗黑，或寺庙中，这让人疲倦，游离，无处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即便，是的我知道，睡眠是对一切的自动恢复，可我没有睡眠，那种实际的睡眠，我只是睡去，而又无法一睡到底，那里又有什么？不可能有尼姑出没，谁知道，

醒来时已是在一个黄昏，一个杯子静静地摆在书桌上，烟缸里的烟雾还在上升，散去，他的两只脚还搁在桌上，身体躺在那条沙发椅子上，一时半会儿他还不会返回，一个睡着的婴儿，我从卧室来到阳台，在栏杆前站着，回神，看会儿楼下院子里的野草它们大势已去在秋天，还有那株枇杷树，它旁边的芭蕉树，两种完全不同气候下生长的植物，在一个鱼池旁边，那些潜在池底的锦鲤我知道它们就在那儿，社会乱糟糟的，它们躲起来了，被密封在一块长方体水质中，可以这样理解，它们不需要河流，那过于危险，也就是说它们本质上也是一种家禽的一种，有人会投喂它们并且它们远离了那些经常在附近游荡的那些野猫，只要不浮到水面上来透气在水里怎么玩都行，它们不会爆炸。我看会儿屋顶以及更高更远处天空，一个因天空而显得空荡的黄昏，没有云，移动，但没有云，但它仍在移动，天空移动，极缓慢，慢得使望着它的人感到昏晕，是铅蓝的，天空这种东西，他呢？在他不在这里在不在这里的任何那里，天空仍在缓慢移动他可知道？他如何知道？他知道的他知道，不知道的，他不会知道，他知道捻吗？一种非洲大羚羊，知道了做什么了呢，他在那里，既然已经在，已从我这里移出，溢出，还是移除他都已经在，在这条同样的椅子

上躺着成为一种过去而再也追不上我，兔子，他在休息，他已一次性失去所有场景，在只是在那里休息，没有疲劳，关着，他，不再是一种东西，已经过去，他在过去，在下雨，那里，过去，那是最好的，听听雨声，他已经远去，不远，就在这条椅子上，过去的椅子上，一个人躺睡着，也许睡着了，也许正好睡去，在进入好的睡中他自己知道，一副安静的样子，他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样子，他总是静，有时狂躁，但静，在他看得见的地方他总是静，安安静静，仿佛一个念经的无声菩萨，一个掉落的雨，一个雨落到地上的那种瞬间消失的声音，他能听见，但愿，他正梦见（那一定是他看见了，并且静静看着）扑朔迷离，微弱但清晰地看着，这是肯定的，我帮他补充，他就好像一个雨从天空落到湖面上，消失，还没消失完，另一个雨跟着落下，一个跟着一个，就好像他是一头俯冲的鲣鸟，一个划过黑暗的流星，都不像，他只是雨，一个雨，雨点，单独的一个在雨中，而不会是在雨外，在所有的雨点中他是哪一个，当他知道，他便是落在湖面上的那一个，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传统而空荡的天空下落又是因为什么？那里一定下雨了，否则从以往的经验判断他何以如此安宁，一个手安放在胸口，另一个手按在它的手背上，呼吸平缓，因为下雨，

我站在旁边，是因为他一定听见了什么而且无疑是雨声，干燥的空气，没有雨，连风都没起一点，但他那里一定在下雨，秋天的中雨，不至于过细，不会太过急促，否则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就在他旁边，是雨中的极品，一场中雨，一个雨和一个雨之间异常分明，错落，每一个雨都保持着他需要的那种距离，不远，从无论近处还是远远站着望去，它们都非常好，自然，或刻意安排，这些他都已非常熟悉，不会出任何差错，他数着，我们数着，从一个雨形成，开始下落到度过一段加速期进入一种匀速，最后落在公园里的湖面上他都烂熟在心，他已计算过无数次，每一次都一样，它的速度，躲避，坠落，仿佛在追着什么它坠落，它不会返回，一个雨，他就是坐在湖边长凳上数雨的那个人，望着湖面，不用抬头就知道下雨了，雨在下，一个人兴冲冲地走过去，站在他跟前问他，妈的，东西带来了吗。他都懒得看，便说，下雨了。否则还能怎么说呢，下雨，或落雨，一个事件的不同叫法，对他来说没有区别，都是一个雨的同一个动作，下，意味着一种失落，落呢，无非同样的一种感受，在所有感受中他总是在同样的一种感受中，而无论它是什么，它们都非常廉价，粗糙，平常当然也正常，唯一，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望着雨，他最多说出一句

事实，他说，下雨了。说完，他继续望着这些雨而不会说：下雨。他不会说出他真实的感受，没必要，他们又不认识不是吗，下雨或落雨，他决不会这样说，因为下雨是一件多少有些奇怪的事物，从始至终让人感叹而不是去认识，下雨了，孩子们在雨中的街上发疯，他们是未来，而更小的小动物们在野地里逃窜，它们知道洪水就要来了，马上就来，它们还能跑去哪儿呢，可是对于他（我知道，他毕竟是这样的），下雨了就是下雨了，只表示雨在下，这也是他对她的说法，是吗，这一个人她说，她抬头望着树梢以及穿过密集树叶望着天空说，什么雨，好端端的哪来的雨？她不知道，下雨实在和雨没什么关系，她实在不应该去相信一个静静坐在湖边的人，他说下雨了，很可能是他忘了要说什么，或懒得去回她的话，或真实的原因是，他是在听，而她是在看，这也是她们始终不能在一起的原因。她抱起鹅，走了。雨在下，但愿。这没问题，那是雨落在树枝上，地上，肩膀上，各种声音混在一块的声音，没有问题，他能听见，即算一个雨落在地上忽然成为水的声音，他完全知道，没问题，他在看着的是雨落在湖面上的那个声音，远远看着，他听不见，但知道那是一个消失的声音，他听着，仿佛能看见，他不能，他无法计算那种看见，当他去看，他又

什么都不能听见，他无法计算，不是因为这个雨有什么特别，它已掉落，他一个雨从高空坠落，是自由的，没有目的的，一路坠落，直落到湖面上，稍许反弹，没有过多地在空中停留再次下落，没入水中仿佛消失，仿佛完全失踪它又如何计算呢，它一点儿也不特别，一个雨，以及一个跟着一个的雨，每一个雨都这样，仿佛还没结束它就已经结束，或突然，只是突然，而没有结束，不知在哪里怎么就已经结束，而仔细看，他什么也听不见，他应该能听见，但他什么也没看清，他没有，那是一个忽然消失的声音，他知道但他不能，他只能听见雨，下雨了，雨一直在下，他听着而不可能关照到一个落到湖水中的一个具体的雨，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雨，有多普通，异类，他完全知道，他因此静，关闭，除声音感官以外不再有任何连接，他努力不去看它，雨不是用来看的，雨是记忆，一个雨和一个雨，是对一个像雨声那样的声音的持续回应一个雨，是从他内部（那又是一种什么地方）发出的一个遥远的回声，是回声的回声的回荡，只要雨在下，这个声音就不会停歇，但是当雨落到湖面上，它消失了，他又听不见，他要在所有的那些声音中辨识出这个声音几乎不可能，那是彻底而忽然消失的一个声音，对于一个雨还是一个动作，那种突然，仿

佛一种偶然，他无论如何都来不及去计算，因为什么？不知道，他关着，并且已经过去，要是他返回呢，我会知道，一个雨从空中往下落，要是它发生返回，我们都会知道它是一个特别的雨，不仅知道，我们还能看见，但也只是看见，并不知道它返回的理由。那始终是个谜。雨在下，一场不分内外，不可能无缘无故但让人精疲力竭的雨不分实际与虚空，雨而已，是雨让他睡过去，成为过去，停在过去，是他愿意这样不是吗，如果不是，那就没有理由，如果是，那本身就不需要理由，现在，我已经帮他想完了，雨，与话一样，它们是说不完下不完的，雨可继续，可停着，或继续，可是一场雨，下完了也就下完了，走在雨里的人抬头看雨，雨呢？空荡的天上就连一根雨毛都没有剩下，它下完了，而站在雨外的人却因此获得教训，雨是下不完的，它只是暂时停着，收拢，悔悟以及其它什么，还有比雨更暂时与不及的事物吗这年头，比如风牛马与鸟，它们都是，是都是仅仅用来思想的介质，思想什么，雨与它们同样简洁，无效，情感色彩浓烈，也不是，对雨的思想，作为一种活动，它通常有且只有一种，即雨落在地上成为水，而鸟不同，它实在五花八门都有，更怪，也更常见，鸟飞或停在空中，还是树杈上，还是在倒插在路边的想象中，鸟总是更接近人，

鸟因此总是被认为更复杂，总是更容易不鸟鸟之，它们总归还是有区别，且因人而异，雨与鸟，雨与尼姑（即雨与尼姑），甚至雨与闹革命，真要去比较的话，我确实是没这个耐心，它们都太远与熟悉，但说到底认识吗，（有时，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不是，是概念中统一的事物它们是，绝对而并不存在，是永远存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知道的还是那些我已经知道的，就好像一个雨（点），一个抓在手上的雨（点）与一个词，我都抓得牢牢的，一些光线，鸟，一个粉红色尼姑（她的履也是粉红色的），一个袜子或一个干净的杯子摆在桌上，哪怕一个飞虫那样的无聊小东西飞来停下，掉进杯子，哪怕排山倒海似的群众，他们有什么两样，穷人，它们又有什么不同，什么这个那个的主义，我都完全知道但也没鸟的耐心去认识它们，我总是烦躁，见谁都不爽，鸟与尼姑而已不是吗，即使鸟与批评，岂是我要去担心的事儿，我不担心，一场雨水哪怕所有雨水中的任何一场包括我在内，我总在瞎操心担心我这个，那个，我轻，我不关心但我，我什么？这个那个的我，与我们，如来与菩萨，仿佛一切都跟这个我有关，也只与我们有关，与他们呢，与谁？是否？谁是谁？只能是除我以外的谁，以外的我，以此类推，也就是说事实是这些都与我无关，与鸟无鸟的

关，与任何谁、什么都无关，都是完整的，它们，以及我们与我，单独的，随机的，任意的，稳定，动荡，说出与被说出，大声也许，默读亦可，都是在听，在看见与遇见，在世界与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与相对，对立或在斜对面，雨与伞包与和尚道士，都是暂时的，一晃而过，也抒情，而不是鸟的客观与万能冷漠视角，无非都是杂交，物理，荒芜且混乱，声音与画面的感官分离后的聚合，无非这些那些，此与彼以及移动，总是在移动变化的逝去，总是年久失修同时又旱涝保收我们有时也这样说，总是不知道在说什么而总是有说不完的什么，总是要去说（只要长着嘴巴而不是用来被捅），并不说出什么，总是在玩，是用来玩的，或被玩，总是这样，无非这样，统治与被统治两个总要选一个，有得选吗，女人与男人，无非占据其一，无非都是女人，都是，都是女人的后代，无非农奴制与资本主义的争论，在钻木取火以后，以及直到永远，神，抑或非神，伪神，善恶交织，良心发现，生老病死，消失，当官，烧香拜佛，煎鸡蛋，“吃一个冰箱里的李子（它甜，又凉）”，抑或没事诗会儿，久旱等着下大到暴雨，被捅与自由，自由与权力，权力与欲望，欲望与想象，想象与瀑布与宇称不守恒，最强扬州炒饭还不就是蛋炒饭？庄家与废物，短语，一指禅，在

君主制没落的时代，在举起一只手，空而高举在空气中的一个下午，傍晚，还是黄昏，都行，都利于刷牙，现在，黄昏降临，我刷牙去了。没什么是与我有关系的，除了刷牙，此刻，在口腔左侧上方的那排牙齿有一颗在痛，是真实的，能感受到的而不是一个枯燥的词语，我没事，这样我就去刷牙，在袅袅升起或从天而降的黄昏，我想怎么刷都行，刷一次，我就在绳上打一个结，我有一根长绳子，足够用来打结，我把它藏在口袋里，没事我就拿出来在绳上打结，刷一次牙，打一个标准结，一个死结，我只会打这种结，很方便，简单，它的好处是什么？下雨我也打结，出门散步或遇见穷人，我打结，在黄昏，因为恐惧症发作我必须打结，黄昏与黄昏一样吗，那就打一样的结，我把它们分门别类打在一起，打结记事，我脑子不好使，记性糊涂，这样我干脆就去打结，一根长长的无限长的绳子，每打一结，它缩短一点，靠拢一点，它的中心在哪儿？又怎么解开，不，结是用来记忆的，此结非彼结，我打的结都不错，每个结都是事，都是那种好的不好的记忆，或既没好也没什么不好也行，结都很牢固，我随便打，不管先后次序，大与小，这有意义吗，结而已，但从不在结上打结，那太难，而且那样事情就没完没了了，我只是在打结而不是一个打结艺

术家，我总是找一段空着的地方打结，这样容易与事物对应，我有时一个不够就打两个结，三个，三四个，反正随便打，反正也没什么要真的去记忆，一个鸟射过天空这样一件事儿难道我就要去打结吗，除非那天实在没事，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叹息，饮水也喝些饮料，那样我也许就认真去打结，没什么值不值，可记可不记都是，没特别的要去记忆的事，即便鸟停在空中不动，也就一个结，没特别要纪念的，那样的话我还不如去写东西，写下来在纸上总比记在绳子上强，更准确，更远，而不可能更接近，不知道，这得看什么情况，看在什么时代，事实上，写在纸上还不如打结，一个一个的结单独对应一件一件事，是什么，不知道，只有打结的人知道，这就是谜，无法共享的谜语，这也是我学习打结的原因要是实在需要一个理由的话，并不是因为闲着没事干，而是为了方便回忆，我不回忆，疼痛也是，一种回忆，我牙齿在痛，我在回忆这种痛，使劲刷牙并没大的帮助，那就让它痛着，不去加深记忆就行，置之不理，与下雨一样，痛完它就不痛了，那是它的事，打个结完事，一般打完结我就让它在那儿，放进裤兜里，况且，有时我也打空结，也就是说我懒得去打什么结，不是什么事情都得去记住，绝大多数都没必要去记，绝大多数

事我都没有记忆，世界上那么多事，事物，事件，我有记忆的只有沙滩上的沙子分之一都不到，我来不及，况且我也只有这么一根绳子，资源有限，我不能总是在打结，就像我不可能对每一个雨打结，每一个我认识的人或啥？打结最终是为了获得一种方法，真理，放之四海，打结打着打着就会这样，顿悟出一些劳什子来，而我应该是不需要的，我应该是不需要我的，我这种东西，我只打结，玩，它会打完吗，这得视具体情况而定，具体的情况是我并没有这样一根绳子，是我随便想到的，我只要一思想就会想到那种稀奇的东西，一根绳子什么的，但我有头发，我的头发总是很长很长，好几个月没剪，跟野猪鬃毛似的，又长又硬，但相对而言，它们主要是长，我拔一根头发来打结，打三百个，我有时完全没事，就蹲在厕所马桶上在一根头发上打结玩，玩什么，我昨天还想到过什么，就在昨天，我躺在椅子上上想，事情，头发，结，写写字，尽想着这些东西，没鸟用，昨天是过去的一天，很快过去，我睡了一会儿就又醒来，也不知道睡着没，什么才算睡着，不知道，我这会儿我却什么也想起，也许是忘了打结，忘了就忘了又如何知道，就是忘了，不知道，一个苍蝇停在墙上，不动，我现在就给它拍一张照片，我这样想一定是因为我想起

了什么，做出这个临时决定是我一定临时突然想起了什么，是一种忽然的反应，是一种什么，尽管我脑子没动，我举起手机，苍蝇飞走了，飞出镜头的观察，消失，要是我没举起镜头它会飞走吗，要是我没举着镜头对准它捕捉它，不可能捕捉到它，它会飞走，它飞走了，这个输入法还是那么迟钝，它飞走了，而不是非走了，妈的我不得不返回删除这个错误，就这一会儿工夫，苍蝇飞走了，我什么都没想起，现在到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吗，一个苍蝇飞走，现在墙壁上空着，这是一个什么问题，一个苍蝇停在墙上，这有什么问题，何来之有，又为何要去拍摄它，能拍到什么，一个图像，一个灰黑色成年苍蝇停在墙上不动的图像，我怎么知道它已成年，不是这个问题，苍蝇不是问题，问题不出在苍蝇，去哪里找问题，它明明就在，我知道，我好像总是一个人在嘀咕，这让人厌烦，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总是一个人，一个我，我三天里头有三天不出门，总是待在屋子里，发呆，写字，看着一个苍蝇什么的，或去厕所里蹲着，思想，我一直在不停思想，这种脑子运动，总归也没思想出一根毛来，何其可悲，悲哀，悲伤，我没有悲伤，不是菩萨我哪来的悲，总不能对这一头苍蝇大发慈悲，或下雨了就去悲上一会儿，已经三个月没下雨，从七月到九月，

一个雨都没下，没有悲的基础，大地上的悲者我不是，我离哭天抢地的士大夫还差得远呢，不过这会儿正好是好时代，要是碰上的话，足够他们去悲这个那个的，那不是我的任务，而我的任务又是什么呢，呢，呢？这得从哪儿开始算起才行，从盘古开天辟地还是其实我也想去开出租车，也是不错的工作不是吗，比起写字，我的任务是把人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一份不说高尚但至少踏实的工作，跟和尚念经渡人去彼岸在功能上差不多，以前我还真的不止一次想过这个事，有搞头，至少不赖，但都过去了，时代不同了，当一个开车佬实在成了一个等而下之的选择，不再是我理想中的任务，话说回来我也没有任务，其实，我后来想过好几个夜晚，连着想，我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我到底有没有目的，要像一头蝠鲼那样下潜到多深的底我才能找到，它有底吗，还是绕来绕去仿佛又绕回来了，经常这样，想着想着就睡着了，那会儿我年轻，很容易疲倦，也就很容易睡着，睡着是好的，不过，我不担心睡眠这种东西，人无须睡眠，人最终会工具化，机器化，需要鸟的睡眠，只要他脑子在动，在思想，他就是个有用的人，没有，那更好，他成了一个完美工具，而成为工具就是他的目的，使命，以及屎命，这些都不是问题，是在写字途中发发牢骚，

就当是休息，这点上没法否认，我一直在写字，我亲自写，用嘴巴，这便是我的工作我的任务，消遣，消耗或管它是什么，问题始终不在这上头，现在，我都不用感觉就知道它就在那里，一个苍蝇，一个词语，既是一个词语又是一个苍蝇，我看到了它就停在那里，不管它是一个苍蝇还是一个词语还是一个苍蝇那样的物体，我不说谎，我老实，我必须对我诚实，它是一个苍蝇就是一个苍蝇，在下雨就在下雨，没下，那我们就不要去说它，这是我的老毛病了，我总是看着风和日丽的天气，阳光泛滥，我说下雪了，这算什么，自己都说不过去，因此，我不能继续这样，我得收敛点儿，少弄些虚头巴脑子虚乌有的玩意，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问题总是要解决的，这是我的性格，一个事情不弄灵清我会非常不爽，一个人应该怎样度过一生，宇宙的外面是什么，我在哪儿，坐标系丢哪儿去了，无非这些，但这些无非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没有问题，还没出现，或找到，在已经过去了的漫长日子中，我在等着它出现，缓缓来到我前方，它是来拯救我的，是我的光，黑暗，我的启示，拐杖，核心意义啥的我这么设想，要是它来，我一定会知道，而无论它是什么形状，色彩，气味，它会来，降临到我身上，使我变重，我这样想，它本质上是一台洗衣机，但现在，

它更像是一根横亘在喉管里的木头，很少见到一根木头有这样的用法，也就是说，对这个事我基本上已经绝望透顶了，因此，它很可能是一个关于如何绝望的问题，一个虚假的不存在的问题，是只能是一个不是问题，也就是没有问题，非问题，我总是这样自我安慰，好像我欠了我什么似的，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谈论它，用问题去谈论它，问题是它并不是一个词语，是一个苍蝇它是，而我要如何去说这个苍蝇，为何说，说它什么，要达到哪种效果，我不能把这个苍蝇粘在这里，此处，或在我黏糊糊的脑汁水里，没这必要，而且它一定只是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在知道，正在知道中，我会知道，而我一定是最大的那个问题，这点毋庸置疑，我看着这面苍蝇已经飞走了的墙壁我在知道，是我在看，不是谁，现在，我不可能飞走，我无论非去哪儿飞去哪儿，我是说我都不能像看着这个苍蝇那样看着我，不管苍蝇有没有飞走，我是说这就是现在需要来回答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它一直是一个关于我的问题不是吗，而不是什么是我，谁是我，我这个那个之类，我没有那么多东西，我少，通常我只是坐在椅子上写写字，叹息也饮水，所以我其实非常少量，但充分，作为一个普遍的词语，作为一个苍蝇没有的东西，一个名词，

或主要是作为主语的名词我沉重，而我并不想这样，我只需要呼吸即可，我大口呼吸，这让我感到头昏脑胀，现在这都不算是一个问题，昏就昏着好了，晕乎乎的让人舒服，只要不恶心，我很少恶心，他们说恶心就像是吃到了一个苍蝇，我不吃这种东西，我是人，吃烧熟的那种东西，吃猪，鸭，蔬菜，鸡蛋，不吃昆虫，这样说并不有趣，但我确实不吃苍蝇，因为我是人，说到底我是一个人，也许问题就出在人身上，一个苍蝇没有问题，是人，人有很多问题，大中小，初级高级甚至终极都有，人总在处理问题，而我正好是人，这样我的问题也就罄竹难书了，我只要一说话，问题就一个个地冒出来，我不能说话，写更不行，一大堆问题，而又没一个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一个定语，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什么又是什么，问题还是出在这些地方，是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等于，我不等于云，一个花朵，不等于是我，上帝不是一种生意，开始不是结束，猫也不是狗，祖国不是我的国是我祖先的，神话不是历史，而历史又是游戏，有什么不是游戏？现代商业体育比赛是最好玩的游戏，我没在玩，没有游戏可玩，我在写字，是我在写，那么绕来绕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牙齿已经不痛了吗，我还在头发上打结吗，我是在完成任务吗？那谁又在完成我？

我又是谁的任务？我为什么坐在马桶上而不是一条椅子上躺着，在反复写这些字，文字，汉字，简体字，在呼吸只要我稍加注意我知道我不会去注意，两只手七八根手指在键盘上忙个不停，在那种速度中，输出，而它们又从哪儿输入的？没有，没有输入也没有转化我只是在持续输出，下雨，是自动的，我不是云，必然也是反动的，在一个空牢牢还是空落落的秋天，在练习，在始终在一种大型表演中（它们，因每一句话都只服务于它们自身而不够团结，陀佛），它的停止暗号是什么，只要听到有人敲门，推门进来说，我是狒狒。那就是信号。我的牙神经不痛了。在何时？在我不知道的什么时候，失去了痛的依据，它不再发射信号，它死了，我不喜欢这个词语，没有现实感，宁愿说它失去了功能，我的牙神经，也许里头住着一个神，它睡着了，或断裂，从什么地方断开，从一堆繁杂的神经系统中，从我身上，一个隶属于我但从不是我的肉身上分离，我站在门口，稍息，等着人来敲门，等着一两个尼姑要是在以前她们很可能是，很可能就是她们，一高一矮，健壮，来不是自淮安就是津巴布韦，她们就这样站在门口，手里拨动着佛珠，举着钵，问她们，她们也不说话，完全拿她们没办法，我关上门，叹了一口气，自己对自己，也就是说除非我

重新回到椅子上坐着，继续写字，我就不知道要忙什么，一定要忙什么吗，一个人假设我他就一定要在忙吗，忙着计算这些那些原本就没有的问题，也不是，并没有规定的动作，没有，并没有规定一个人去跳，吃东西，他不吃，不饿，他趴着，一个人不动趴着，忘了动作，忘了记录，一个人在思想而无须动作，工蜂，他从嘴边想起它们，一定要忙什么吗，要活动，一个动物，一种动作样本，他想起它们而他实在又想起它们什么了吗，没有，无非一点大概上的迷迷糊糊带着透明羽翼的一个东西，这就像前线，总是会时不时想起，但又不清楚前线什么，是不是在山峦上，是不是有战壕，有烟雾和有人在袅袅烧饭，前线应该是什么样子，从没见识过，也无须见识，不可能什么都见识，他见识过星空的宽阔比任何事物都来的让人感动，但也就这样，尼姑们为什么会走去前线，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尼姑要不躺在寺庙门槛上，四仰八叉地晒着阳光，要不就昏昏沉沉走去前线，这就是它们的组合，归宿，她们的迷信，且从没出过什么问题，差错，是自然的，但一定不是历史的，是必然的，这样的组合不说先进，至少也不会有多落后，落后让人颓废，她们不一样，她们是真正的先锋，没有情感她们也不事劳动，一劳永逸地面向未来，只等着什么时候忽然爆

炸也就功德圆满了她们，不要继续追究她们，不要以为她们是，最好不要，她们危险，在任何历史阶段她们总是无边无际，超出了人类的认知界限，所以尼姑，她们，只是她们而无须补充，再见，珍重告别，她们不会一去不返，不还，消失，她们想来就来，无须经验，她们没有，是一种稀奇古怪的不稳定语言现象，比一头蝠鲞我总是说起它还要来得动荡，而不仅仅是一个即插即用的词语，可描述对象，她们远超出这些，已归结为一个人心灵的那部分，不分雌雄，常态与反常，自古以来与到此为止，是我带来的谬误，是由我抛出的，但并非来源于我，应该怎么解释呢，一个意外？换个方式想想，就像佛陀为什么坐在无花果树下，还是菩提树下，它一定不是一个意外，它太过历史而不可能意外，偶然，我不想说这个词语，我没那么偶然，我偶然度低，我云云但我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这样，这无须证明，我不是一种偶然，我对我实在没有兴趣，它只是一种干扰，而偶然才是偶然是偶然，佛陀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佛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云云，还是说点别的，玄谈庙，散步史，翻译，堤岸，一个蓝色百事，圣（中圆点）张长衫的讲述，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从书脊上看到它们，是一个叫张羞的人写的，不是我，我有

时照顾他写但不是我，他是一个过气旧社会乡村作家，或随便，总之我们一起吃饭，饮水，望气与有时在阳台看看天空，我们还是说点别的，一只手表，谁的计时器，丢在桌上的一只电子手表，此刻它的刻度是十点四十五分二十三秒，在一个星期四，二十九号，是几月？一定要是几月吗，谁在乎，只是一个数字，万物皆数，就看怎么去看了，万物皆可翻译，量子，苍蝇，皆可诗，比喻，大写以及大写特写，万物包括人吗，一个人在嘴边想，想着想着忽然念起经来，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汝今欲研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直心 酬我所问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诸委曲相，拗口至极以及差点儿透不上气而昏厥，阿弥陀佛，所幸及时返回，连佛陀的影子都没见到，以及后悔，他有过后悔吗，佛陀，是怎样的后悔，他自己一定知道，他不说，沉默，一个人最后成为佛陀总归有它非凡的原因，而不是平庸，从鳀鸟到尼姑到佛陀都是，无非美的事物，缠绕在一个人身上无法挥去，还在肩膀上挂满了葡萄藤，互为原因，它们，它们当然也是一种集合，更紧密，过度更为流畅的一种想当然，可以往里头不断添加这个那个，虎，下雪，拖鞋，一支

扫把，音乐，星期六等等而无须分类因为集合，因为是一堆篝火，我的任务是不断往里丢进去燃料，包括但不限于兔子，异形，鹅什么的家禽，拆下寺庙的横梁丢进去，让火来得更旺盛，更大，并让它空烧着，哪怕看看火焰也是好的，这就是一直以来我在忙活的事，在文字中瞎忙活，东添一点，西改一点，加点佐料，暗黑，扔进去一根雷管，一点屁气，唾上一口口水，发发慈悲接着搅搅浑什么的，是我的动作也是活动，也是我之所以是我的依据，难免不是，它太浑浊，至此，我已无法从它那里捞出，过滤，萃取出我，它成了一锅汤，而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堆岸边的篝火，那个书生在反复点燃它，却又救不活它的这么一堆东西，已无法分析，我已无法清退，撤离，脱先，而只能取消。我整个取消。取消后，我便成了一个纯粹的集合，一个杯子摆在桌上只是一个杯子摆在桌上，一个鸟（有时是灰鸟）停在空中便成了一个空鸟，这些事物还少吗，一个人默默走在街上，她在走什么？也是在空走，雾气中，一匹马缓缓朝我走来，走到我跟前，低垂着脑头停着，我没有接受。无非这样。当我取消，我就不在那里，它们不再在控制中，不再有什么能点亮它们，照料它们，它们不再是它们原本的样子，或它们原本就是那种样子，空泛，是空的，它们不再拥有事物的个性，不

再完整，感冒，发热，不再有序列，重归涣散，它们的语法不再有效，情感荒芜一大片，失去独裁它们免不了走向共和（俗话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或笼子里），不是说它们就此消失，不会，它们还在那里，但也只是无意义的在，一个寺庙，在无论风雨还是阳光中倒掉它都只是倒掉，它都只是失去结构，连基本的冷漠都没有，连一点儿思想汤水也没剩下，是完全是空的，而不像天空，空才是一切，它不是，它只是倒掉，而倒掉不意味着什么，这一切都是物理的，可观察而无须连接，它只是倒掉，它倒掉，无所谓倒掉不倒掉，它寺庙，没有和尚光顾它只是一个建筑物，而菩萨们自身难保，而香火总是迟迟未来，这都是可以预估的，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它也就失去了原先赋予它的价值感，在无论风雨抑或阳光下，它只能囿于它自身，沉寂，不再有活泼的内容，没有动作，它因此垮掉，最后的一个动作，这样全部分析下来，作为一间传统寺庙它也就只能这样，并且没有人会特地在院子里挖一口水井，因为在历史上和传统中和尚都是下山挑的水，他们挑水去了，有时也在半山的凉亭处稍息会儿，吃根冰棍什么的，凉亭边上一定有那种枝条曲折的古松树，松树上停着一头永远背对着我们的翠鸟，而远远望去，山对面云雾缭绕，形势欣

欣向荣一片大好，总是这样，而不会有一个和尚傻到去问山那边究竟是什么，悟是无限的，雾气也是，佛祖老早就告诉了他们宇宙以外还是宇宙，无量无数的宇宙，而他们要是想继续保持现实感的话最好还是少吃油腻食品，勤剃头，念念佛，远离躁郁症状，打坐撞钟，过一天是一天，无我，把我从我清除，放下杂念，执念，放下我执，在院子里养养鸡鸭兔玩，扫扫树叶，掸掸灰尘，升升旗，无非都是尘埃，不外乎都是尘埃，世间的杂质，是不洁的意义，清除它们，忽略与取消它们，视它们为空，它们空，皆空，空即真相，万般皆空也，空落落的或空荡荡地远离所有尼姑婆顺便解脱并且严禁长久凝视天空，发呆，否则无法取消，否则又怎么物我两忘，陷入迷茫呢，是取消让它失效而不是忘记，否则无法忘记，又忘记过什么，一个杯子怎么忘记，一种容器，不可能忘了它的形式，不可能想起一旦忘记，因此取消，所以取消，只能也只有取消，消散，取出后让它们消散开去，它是如何做到的？消失，但也只能这样，先取出，接着消失，消失后成为一种纯精神状态，云里雾里，成为一坨屎，一口大缸，和尚正襟危坐在缸中羽化，成为那种他一直想要的东西一旦他取消，他也就什么都忘了，什么都带不走，他来的时候也没带来什么不是吗，

唯有业随身，它们如何取消？但这会儿正是时候，他拔出，丢掉，随手丢掉一些东西从他身上拔出的东西，一些杂质，带倒刺的，黏糊糊的，一些业绩，那些领悟，他得把它们清除出去，排泄出去，它们多且腐朽，它们不多不少，是些什么？不知道如何去比较它们，不知道，只是取消，统统不知道，懒得知道，他念了一辈子经都这会儿了他还在念，什么这会儿，什么时候，什么是时候，他无法取消，他看到自己的形象在一口大缸中，胡须还没来得及剃，他想起那头野兽，原地打转的那头狂暴困兽，温和的动物，他叹了一口气，他剩下的不多了，在反复取消后，他只剩下与气同在，啥的，他忘了，仿佛又全面想起，明亮而全面，这些那些，他在干什么？在我取消以前我帮他提前取消了，就是这样而寺庙，什么寺庙？那只是一间办公场所，一个避风躲雨的地方，年头久了，它迟早倒塌，瓦解，进入新的无序，以此类推，把一根手指头点在这张桌子的边沿，不动，坚决静止，看到了什么？是谁在看到，既然已经取消，是一种不动，还是一种坚决，还是似乎获得了一种色彩斑斓让人昏厥的启示，还是毕竟一无所获，又要获得什么呢，有什么鸟用，获得就是增加，要增加什么呢，说出什么呢，是谁在说话，谁在说就取消谁，是手指，这些七八根

手指，是它们，不是它们，它们只是工具，它们非常灵活，听话，指哪是哪，它们停着，一旦停着，一旦音乐从连续中忽然停下，它们便成了空，皆空，空空荡荡，空乏其身，跳出空，不要跳出那种东西，空看着，一根手指以及它的位置，吃两片巧克力曲奇，一根手指以及它的一个词语，找一根树枝在空中挥舞着，获得了什么，什么又在取消，一直这样，从来都是这样，往里看，往内部探索，光往没有边界的地方射去，没有什么事情，没有洞，不是洞，黑乎乎的，那里没有洞，没有获得，也无法取消，阳光晒着一只松鼠，无事发生，还在装着无事，一派清静，在若无其事，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清明而高洁，还在田园，要取消到何种程度才会这样，又如何取消一个穷人，如何删除，取消鸟呢，鸟，一个名词，甚至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如何取消，非理性如何取消，取消如何取消，再取消，没有力气去做出这个动作，没有气力去说话，在对谁说话，是不是在说话，都不是，是动作，手指的动作以及支配它的一个东西的动作，不用管它是什么，没有谁在听，听也听不见，它独自在取消，不是为了漂亮，自在，这些最好取消，它只是取消，只是！必须只是，一个词语用报废了，那就换一个，一个动作厌烦了，那就让它停着，让它停歇，消

停点儿，让手指消停点儿，按在键盘上别动，等着。但不等什么，只是等，又一个词语，一种状态，空等，要等什么？朝哪个方向哪种未来，不用等它们也会到来，到达，等着便是，事到如今等仍是一个有效动作，在无论如何这般的一个秋天，等无论如何是对一个动作的失控，没有对象，它们？它们不是，等待为空，它们是它们，它们来了，它们便成了它们，它们不是其它什么，不重要，它们，不要去代入它们，不要动，等着，一直到它们陆续到达，它们会到达吗？会，只要它们从未来过来，穿过火焰它们会来，只要它们未来，不用等它们也会来，只须等，只要掌握等的使用方法，七八根手指搁在键盘上只要不动那就是在等，且不在等什么，也不在休息，它们无须休息，只是在等，它们没有得到命令，任何指令，它们没在等待命令到来，它们不是它们，无所谓来与到达，它们只是等，正在等，不是在等它们或者其它什么，这事非常清楚，没有任何异常，这事就连它们也非常自知，它们普通但自知，所以它们一旦开始等，它们便等着，它们总是非常听话，这七八根手指就像七八个小矮子，或一间印刷厂，它们像在哪儿，又哪儿像了，不知道，它们在等，它们在等（即便空等）时总是没法停止胡乱思想，即使等它们也总在思想，是七八

根熟练掌握等待技术与无法压抑思想的手指头，在它们静止不动时，它们只剩下思想，另一个动作，是等这个动作下的动作，更隐蔽，更不可控，也无须去控制，有什么思想是能控制的吗，无须控制手指的思想，它们也没在思想什么，与等类似，它们不是在休息但也绝不是思想什么，没有思与想的内容，只有动作，而要如何描述这个思想动作，恐怕又要动用其它词语，其它的动作，不能光思想，也要有所行动，而这个动作的显著特征无疑就是等，等着什么到来，过去，它们不管是什么，它们会陆续到来，陆续过去，无须思想去过滤，它们到来，过去，总归不会留下什么，一个鸟射过天空，它残留了什么？一个钵掉到地上，秋天，它又在预示什么，无须也无非没什么，无须去思想，不能不思想，只是一个动作不是吗，射或坠落，干净而简洁的动作，这其中并没有正确或错误的思想，它们只是不想等待，所以动作，在所有动作中，它们没有选择不动这样的动作，是因为什么？太静，还是一言以蔽之太过粗糙，还是复杂，等实在与它们太不一样，它完全是一个反动的动作，状态单一，思想繁复，在单一与繁复中不停交织，繁殖且最后总归不了了之，无所指向，也不会有实际的收获，当等只是对自身的等待，动作回到动作，思想也就只能封

闭着，人也就失去了人的意义，动物也就无辜掉毛，花朵凋谢，死寂的海面不再生成浪花，鸟停在路边低垂着鸟头而不知在韬晦什么，农民望着干燥的庄稼彼此枯萎，衙役丢失了她的水火无情棍，大鹏鸟忽然缩小成为一个黑点，而社会上无缘无故刮起一阵妖风（运动？当然是在继续扩大化），而尼姑风雨无阻继续走去前线，桥再一次被大水冲走，支流不再汇合，一个雨停在空中不动（比起虎，这种静态还算是好的），虎，毫无疑问停在岸边，在雾气中，符合它一贯的美学风格，而哭泣的孩子在夜晚忽然醒来，望着黑暗又缓缓睡去，而麋鹿始终站在废墟的巅峰，象群来到丛林后消失，就像歌声停下了也就停了，马匹继续游荡，龙挥汗如雨躺在干涸的河床上，旗成了风中唯一的色彩，上下五千年以及方圆八百里范围内看不到一朵云，历史若隐若现，发现苗头不对她们便躲起来不说话，一个劲儿在树下数钱，而该来的总归会来，必须来，到达，与如何思想它们没鸟的关系，与是否在等待无关，无法否定等待但历史告诉我们它们毕竟会来，乌漆嘛黑地来，从各个方向无处不在地来，发生，过去，消失，又一个动作，一种变化，没什么新奇，没什么思想，没什么没什么，无非来，发生，过去，接着也就消失，无非这样，无非平缓而没有递进，

没有进化，只是变化，退一万步讲也没有变化，是人在等，在思想，在抠出意义，是关于人的，人的位置，企图与可能性，是练习，永远都在练习，又是为了什么？是如何处理时间，是这个那个而等是一种处理时间的特殊手段，没有目的，尤其空等，等待为空的其中一种，是纯粹的一个动作，是更为纯粹的思想前提与灾难，是原本不可联系但因思想存在而不可能不发生联系的一种对所有反应的放弃，是不存在一切正负反馈的静止，是一根鸡肋，一次无的放矢，是连续的并且必须连续，是一个鸟射过天空后残留的虚空，一个钵掉到地上的那声响声，在秋天，它预示一种不好的东西必须到来，是不可逆的，是无须但能停止思想吗，不能，是动作就不能停止，有无数思想就有无数动作，与所在意识形态无关，一个动作，射，哪怕坠落，它干净就干净，脏就脏，并不存在正确或错误，先进以及落后，它们思想的原因只是不想耗着等不是吗，所以必须动作，是在所有动作中它们没有选择不动这样的动作是因为什么我们最后发现？不是静或粗糙，不是复杂，等实在与它们如出一辙，这就像一个动作必定带来一个与它相反的动作，它们相同但方向相反，一个花朵等着开放，它不用等，是一个花朵它就会开放，开放后，凋谢，无须等待的思想，在等

待中思想，以此类推，无论一个人有没有在思想，有没有思想她都是一个人，一个没有意义的人，一个动作，一个四肢运动的植物，一件神秘的物，一些能量的构成诸如此类，而不是一朵云，也是云，而不是一个浪花，当然也可以是一个浪花，随便，只要说出了，它便没有意义，只要还在等待，它们便是意义，它们便还在继续，它们便不可能空，它们便是它们，也只能是，它们不是词语，不是实际会到来，它们来也是未来，它们永远未来，在来的路上，没有路，什么路，哪里来的路，它们只是来，因为有人在等待，有这七八根手指头按着不动在等，在一个秋天上午，一直等，等到中午，下午以及傍晚，一直等着，必须等着，它们除了等着它们也不能动，不动才是等的标志性动作，它们不能动，不能思想，它们也没有在思想，这点上是好的，它们一直从来一向以来都很好，让人满意，它们不是它们，不制造它们，它们通过运动输出它们，它们不是等来的，等是一种等而下之的行为，它们实在无须等待，它们自然会来，一头鸟不是停在路边，自然会射进天空，射进自然中，就因为射是鸟的自然动作，而停在路边不动，那很可能是它病了，现在，要不要说说鸟？特地专门来讲讲鸟这个事，鸟总归经常出现，在任何地方，鸟总在不经意间或故意到来而无须

等待,属性稳定,形式简洁,鸟在历史中(谁的?)频繁起落,在它自身的《鸟史》里记载也十分明确,并不是胡来的事物,那更多是在没有鸟以前,而在鸟出现后,天空与大地,山川与河流甚至社会与文明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变得清晰,有序,鸟功不可没,鸟吉祥,当人们谈起鸟,不论是喜鹊,大老鹰还是路边的低端雀鸟,他们总是满怀欣喜的原因他们知道?飞是一种,能自由飞在空中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让人类羡慕,其次呢?鸟好像除了飞,也就没给人留下什么优秀的记忆,鸟并不好吃,肉太柴,鸟毛的保温功能也不比鹅羊绒这些,其次鸟离家禽远,要驯服它们毕竟困难,即便驯服了又有什么鸟用呢,鸟是一个不断驯服的过程,鸟自在惯了,以至于一般情况下,鸟只能以主语的方式出现,一切以鸟为中心,由鸟驱动,在故事中,神灵以鸽子鸟的模样象征性降临到人身上,鸟除一般情况以外并不存在其它特殊情况,在无论阳光下抑或风雨交加,鸟都是一副鸟样,要不停在屋檐下追忆旧时光,要不停在半空中休息也睡觉,那是鸟喜欢的样子,与人们的印象相反,鸟本质上并不热爱飞行,鸟也没鸟的本质,不是吗,我们说鸟要是本质它的本质仍是等待,05:12,一大早便醒来,停在一根几乎伸入阳台的树枝上等候,等什么,它

脑子容量微小自然是不清楚的，它只是等着太阳照常升起或别的什么，一头鸟，或一个鸟一匹鸟，它在没有鸟以前已习惯了这种等待，鸟与等待，那是两个最好不过的词语与组合，没有明确的理由，但怎么说呢，我们相信，信就是了，我们不能什么都不信，太过客观辩证唯物啥的，那样事情就糟了，且只会变得更糟，信，但也不要对它过度期望，鸟毕竟不重要，鸟说着鸟语，没有重点，不分轻重，层次以及隐含的意思，鸟语中没有，这些唧唧喳喳的鸟语不说同类就连它自己也不明白，那为何它还在说？一刻不停说，鸣叫，把声音送往远处，穿过河水达到对岸，甚至越过山峰，甚至在山谷里长久回荡，或它们也短，短促，一声一声，召唤在草丛中觅食的同伴，以为这样就在表达什么，传递述求，它们不知道送往远处的鸟语在中途就被风吹散了，消失在空气中，不鸟鸟之，连一句空话都算不上，所以严格来说，并没有鸟语这种东西，不是说它不可翻译，是鸟语它并不包含信息，信念，顶多是一种随意的语音，仅在鸟类范围内使用，是一项体育项目，鸟是这样的，只要有发声器官，它们就要唧喳，娱乐，表达存在，求偶，清除喉咙异物，或什么都不是只是聒噪，鸟知道，就像一种无目的练习，无意义的动作，一个无法摆脱的诅咒而不是学

习工具，好在除去这些，它们便只是在等待，一匹鸟不说话，要是永远背对着我们，那便是一匹翠鸟，小巧，羽毛颓败，望着湖面，它在望着什么？它在等，而要是季节性掉毛，见谁都不爽，脾气火爆，那它只能是灰鸟，一种私人的鸟，它同样小巧，吞噬闪电，火气已经不是一般的大，这种鸟即便人去跟它说话，它也是不开口的，它相信鸟与人天然不同，它们最好不要沟通，它说，人，不要跟鸟说话！仿佛跟人有仇，仿佛人在鸟眼中身份低微，德行差，不配与高贵的鸟说话，可它为何还在说人的话语？不是的，那只是我凭感觉的翻译，我对鸟语一窍不通，何况它说的真是鸟语吗，也不见得是，如今的鸟语并不是一门语言，那是一厢情愿的人们对它们的误解，在历史上，鸟语的消失实在已经很久，甚至在没有鸟以前，它就已经消失，现在鸟在叫唤的话无非是对曾经鸟语的拙劣模仿，可能连模仿都算不上，顶多是残留的模糊记忆，从无论声调，音质，叫法上都已相去甚远，而灰鸟说的正是那种语言我知道，不同于叽叽喳喳的在鸟群中泛滥的言语，它说的每一个音节都非常清楚，准确，标准，它说：听着，鸟只说一遍：人，不要跟鸟说话！说完，它还对准我翻了一个白眼。灰鸟特殊，它在《鸟史》中从未有过记载，而我又是怎么

知道的？我不知道，只是有一次在一九八六年，在井边见过一次，这个事情我已经不止一次坦白，说清楚了，在此不赘，与无论多牛叉的翠鸟比较，灰鸟就像是神，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至于别的杂七杂八什么凤凰鸟，鲲鹏鸟之类，它们都太文化，太土，文学，还不如泉，一个坑屎鸟什么的来得让人亲近，麻雀呢？麻雀算不上是一种鸟，不说也罢，它们离人类活动太近，已失去鸟的个性，即算仅剩的倔强也所剩无几，不可谓不悲哀，时而像蝗虫一样被定义为害虫，时而又莫名其妙成为被保护鸟类，世道变幻，它们已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这能怨谁呢？它们总是唧唧喳喳说着不着调的鸟话，从没学会沉默与等待，自然，它们是不会爆发的，不会自我爆炸，它们只是在统计学上成为一种泛滥，成了败坏的鸟，好日子已一去不返，它们必将继续泛滥下去，忘了飞行的能力，在田间地头，在树丛中，路边找点杂食吃的，吃饱了就去树枝上杵着，喷些鸟话，拉拉鸟屎，接着很快又会饿，又去找吃的，鸟为食亡，吃才是它们的任务，以及使命，吃吃拉拉睡睡无穷尽也，子子孙孙蛋蛋无法跳出这个轮回，所以它们麻雀，而鸟最不济毕竟也是天空中的事物，它们不是，空有一对翅膀，它们越来越像人，吸附在大地上，而忘了鸟从来是天空中的事物并且来自天空，

从天而降，那正是它们拥有翅膀的原因而不是结果，鸟收拢翅膀，从空中坠落的原因至今没有找到，也许这就是它在等待的原因，在回忆，它能忆起来吗，从哪儿来，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是鸟，这些通用的问题鸟望着熟悉的天空感到尤其陌生，似曾相识但陌生而不可感知，它忘了，无论它喜鹊，还是一头迟疑的鸬鹚，它们忘了个干净，仿佛没有一点儿剩余，毫无踪迹可循，毫无道理，但直觉告诉它们，这事没那么简单，它们之所以是鸟而不是那些残废麻雀，一定有它的道理，有鸟不起的原因，只是这会儿它不鸟鸟之了，而这是无法接受的，否则鸟只能是一副鸟样子，一个鸟的梗概而没有实际内容形同虚设，与人没大的不同，鸟不应该这样，鸟也不能这样，不能单单只是一个词语，一个发音，一个概念，鸟有自己的声音，行为规范以及思想方式，秋天，一头鸟从阳光中飞来，停落在阳台上，它是什么鸟？不重要，是不是鸟，这更不重要，甚至有没有鸟飞来的事实，原则上而言，也无关要紧，鸟而已（没有贬义，诋毁），是鸟，它总归会飞来，落下，停在阳台上不动，即使非鸟，为了共同的目标，它也会来，我从不怀疑它们的出现是故意的还是偶然，它们来，是它们想来，我不拒绝，那是它们的道理，也是义务，我必须礼貌相待，

我们，我与鸟的关系由来已久，彼此清白，相互不欠，至于情感上，应该没鸟的情感，至少我没那种感觉，鸟来，那么我在，一定在，但我并不是在专门等待它们，鸟，这种东西，等是等不来的，它是什么东西？鸟！所以，它岂是等就能等来，这点上不证自明，况且我也没那么无聊和神经，空牢牢去等一个什么鸟，没这样的规矩，它来不来都随它，但在传统上，它来了，那么我一定在，这也是我身为人的义务与道理，希望我没怠慢它，它停在阳台栏杆上，背对着我但不是翠鸟，不说话，疲惫，呼吸均匀，仿佛从很远的地方来，又仿佛它的出现只是为了在这里短暂休息，我明白，那正是我们习惯的相处方式，我们在等，但都知道我们不会对话，我饮水，它拉鸟屎，等着时间过去，我相信它的判断，它的决定，它的一切，鸟总归是鸟，远远高过我不止一个天空，我理解，在鸟看来，我无非低微的事物，我根本不在它的视野和思想范畴内，这不公平，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鸟是看不懂的，无法真的认识，尽管也就鸟而已，但那只是一句安慰，当鸟安静地停在阳台上，我只能在一旁更加安静，生怕出什么差错，因为我是人，总会时不时出错，搞砸，严重的话毁灭，我得小心点儿，安静点儿，鸟点儿，以配合它停着的样子，它在停什么它可知道？鸟

是知道的，否则它不会就这么一直停着仿佛刻意，仿佛对于我来说一种安慰，与它附近的所有事物都不同，风没有吹动它的鸟毛，阳光正好，气温适宜，我们都很有耐心，都很耐操，在相互驯服的过程中我们尽量在保持各自个性的完整，只是驯服，没有谁跟谁过不去，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鸟，以及我，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但方向相反，这让我们亲近同时渐行渐远，尤其这些年来，要不是特地想起，我们很少见面，见了，它也从不正面对着我，鸟的严厉，为什么？这是鸟的事，我不知道，但多少能理解，鸟么，与人的世界观总归不同，随便它，在与鸟相遇的日子，不是下雨就是天阴着，雨要下不下，仿佛成了一种惯例，仿佛不在下雨下雪这样的极端天气我们就不愿见面似的，而我是无所谓，也许是鸟的问题，鸟有鸟的问题，盖不能例外，它也是，在所有鸟中，它同样有鸟的普遍性，它就是鸟本身，鸟就是它，这没什么区别，它不是经常能见到（且从不主动现身），但它是极普通的我这样认为，它也从不反驳这一点，它，鸟不说话，而我是不能说，我有话，但我为什么要去跟鸟说呢，没有这样的道理，机制，原理，我不说，那多少还是有赌气的成分，我是可以说的，说点它能听懂而我自己无非不明白的鸟话，我没说，我说，还没开口说，我就把话撤

了回来，我不能说，这就是在赌气，在彼此驯服，一个不说话但那就一定是沉默吗？的鸟它是，它是严肃的，玩着这个游戏，把戏，是它的娱乐，而我，我归根结底是一个写字的，为什么要说呢，写就是在说，我说，鸟，接着我在银幕上写下，鸟，什么是鸟，鸟什么，鸟这个那个，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就是不说，我没那种气力，通过喉管，嘴巴，使得空气产生震动去发出说话的声音，最多在心里头说，与鸟一样，我也不是在沉默，我话头一向来得多，可问题就在这里，我说鸟，我是在对谁说？谁都不是，没有谁，我是在空说，我说鸟，什么鸟，鸟什么的，无论我怎么说，我都不知道在对谁在说，对着空气吗，也不像，但至少不是在对我说，我从不对我说话，否则我会知道，而我是不可能知道我的我知道，我不在那里，我也没听到说出的话有回声传回，原则上，我听不见我说出的话，我只是把话说出去，谁接住是谁的事，我把话送出去，那里仿佛虚空，并没有谁或什么在那里等着，我有时打开电脑的录音笔，这样就能通过回放去听一听，我感到陌生，完全不像是我说的，我完全不认识我的说话声，它不是我的声音，不是，只是我说出的那种物理声音，与话相去甚远，跟鸟语没鸟的区别，完全没有我要说的内容，完全不是在说话，它是什么？

声音,只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声音,谁都听得见,听得懂的,不是这样的,那不是我的说话声,不是听得懂与听得见的问题,这些还是其次,我说话实在是没有声音,不是沉默,是没有声音,我说鸟,那不是声音,只是因为鸟是好的说话对象,只是鸟是一个字,而不是声音,所以当我对停在栏杆上的鸟说话,它实在也是听不见的,因为没有对象,还因为这并不是我而是鸟的游戏,也因为我话虽多,但总归懒得说,我去写,鸟,停着,永远背对着我停着不动,我躺坐在椅子上,饮水也冒烟,不说话,有一句,写一句,写到哪儿是哪儿,写完后,鸟也就飞走了,它是不是鸟,这事一直不重要,它有鸟的样子,说鸟语,它就是鸟了吗,不一定,也无关要紧,它是一个对象,可供观察与思想,可与之谈论与絮叨,它有它的使用价值,是鸟最好,因简洁而干净,不是,那也不用去怪一个鸟不是吗,它不是怪鸟,它怪但它安静沉默,并不是一头怪鸟该有的样子,它是一头普遍的鸟要是非要定义,它鸟,除此,它只是鸟,这点上无论怎么否定与再否定都不会有错,鸟是它的核心价值观,一头或一个从阳光中飞来停落在阳台栏杆上的鸟物,除了是鸟它还能是什么呢,哪怕它是自愿的,不请自来,它来,我说了,我就一定在,但并不是在等,我没有在

等的事物，只是在等，等什么，没有，这个毋宁说基础方政不如说是大方向不会改变，是我唯一的动作，不可动摇，只要在等，它们总会来，总会有事物到达，我接受便是，不拒绝，也不反对，当然也不可能接受驯服，那是历来所不允许的，不管是尼姑，她远远的从路尽头走来，来我这里寻求安慰，我有吗？没有那种可以赠送的东西，抑或鸟，从无论阳光中还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特地飞来，它的动机不用看我也知道，我不会被它归拢，收服，它鸟，甚至比起一般的鸟它还来得鸟些，但又怎么样呢，即便它盛气，是天上的事物，傲慢而永远背对着人，也就是鸟而已，我是人，一个躺在椅子上呼吸与思想平缓，神经健康的人，不跟鸟说话，要说，也是鸟先说，可是我知道，在过往的交往中，它已警告过我，不要跟鸟说话，同样都是一句否定祈使句，鸟与尼姑的态度是那么不同，我自然不会鸟它，鸟这种东西，我认识几乎所有我能认识的鸟，从早期的麻雀（它不算鸟），灰鸟（火气之大，已不是一般的鸟），什么稀奇的凤凰鸟，常见的鸽子鸟，北方大喜鹊（二零零九到二零一五年附近，我在通州梨园公园经常见到它们，它们其实就是那种变种的南方坑屎鸟，杂食，干燥，大，肉质差，总是这样，与乌鸦不可相提并论的杂鸟），乃至鸟王，鸟王之

王翠鸟，坏鸟，好鸟，恶鸟（两只，它们其实是人，非鸟），乃至万鸟之鸟：空鸟，我都一一遇见并分析过，它们各具特色，或静或暴躁，颓废抑或身心完整，但核心意义无非雷同，即饿了就要吃东西，吃饱了，屎尿就多，就会闲着没事，现在，我出门去买包烟（路上风很大，各种鸟在空气中乱窜，在树丛中闹挺，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就会闲得慌，会荒芜，陷入虚空，会为了跳出这虚与空的孤独感而开始说话，自言自语，急着寻找倾述对象而不是等，空着等，鸟不这样，我这不是在批判鸟，我不批评，也不自我批评，我与鸟，我们，有时我们互为我与鸟，没什么鸟的不同，我无非也是，这是我所知道的，我无非也不鸟我，饿了无非去吃饭，吃饱了无非去睡，没事无聊无非去写写字，输出，拉屎，叹叹气，望着天空诸如此类，与鸟在核心精神上没鸟的区别，大概也是我不鸟鸟的原因，鸟，再怎么鸟，都会不鸟鸟之，这也是我们至今还在见面同时保持客气的前提，无非不鸟鸟之，重复以及反复不鸟鸟之，而我能做的便是等着不鸟鸟之，不是在等什么，这已无须一再强调，而是不鸟鸟之，没有什么，就是不鸟鸟之，鸟飞来，停下，飞走，不鸟鸟之，就这么个过程，反复在发生的过程中一定有什么在不鸟鸟之不是吗，我在等的正是这种东西，

它鸟，且总会不鸟鸟之，一个四连声，不鸟，鸟之，不鸟鸟，之，不用分开读，听，它就是不鸟鸟之，无论什么不鸟鸟之，无论是不是在等（它实在只是一个借口），等什么，它都不鸟鸟之，这已非常经验化，成为定理，真理哪怕知识，教训，它都可以是，不鸟鸟之，无论我愿意还是一再坚持，否定，否定之否定，不鸟鸟之不会改变，不会出现谬误，不会有任何一种可替代的可能性，它就是不鸟鸟之，不是说有各种不鸟鸟之，不是的，它又不是鸟，更不是虚空，更不是消失的近义，与任何现存的词语都无关，它也不是不，鸟与之的组合，它是一个独立的发音，远不是成语，亦非一句鸟语，不是，鸟语无非听不懂，无非不可翻译，不鸟鸟之不是，它无须翻译，一听就懂，它不在所有语法中，也不自我晃荡着的脑汁水，它是一个飘荡着的事实，不鸟鸟之，一个我在等着但不可能等到因为我实在也没在等什么东西的东西，一个事实，它非常不鸟鸟之，仅此，而不是一个结论与我在等的原因，我一直非常清楚，因此，我又怎么可能与飞来的鸟去说话呢，我们只是沉默，彼此以这种方式照应，玩，对峙，打发时光，相互排斥但绝不会升级到需要火并的程度，没这必要，也没必要获取对方谁的慰藉，无端憎恨，讽刺与调侃，尽管鸟与我擅长制造

这些事端，但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去触及它们，要有明确的界限，在我们之间，要有人鸟之分，这样也就早涝保收各取所需，最后总归不鸟鸟之，相互不欠是肯定的，鸟空着来，而我空着等，自然最好不过，而无须过分要求，谁都不是谁的对象，交叉且平行，默认为一种和平的相处方式，一种干扰，只是干扰，不要统治，在空荡的天空中一朵乌云统治了一切，我们相互不是，不互动，或以彼此不搭界的形式互动着，有一搭没一搭，为了一次不期的相遇好歹表现出一些真诚，善意，对双方都有好处不是吗，而不至于纠缠不清，在如此繁杂的鸟史中相见，实在已是见一次少一次，而不像以前，见一次多一次，计算方式变了，见与不见也就变得没那么要紧，鸟与我，我们都不重要，都会不鸟鸟之我们已非常知道，清楚，我们只会越来越清晰，在混乱的等待中，不一定是鸟，什么又不是呢，我们将找到它们的位置，鸟会回到鸟来的地方，它还会降临吗，不知道，我不动，我哪儿也不去，在这里等着不动，没有要去的地方，我将在这里不鸟鸟之，在我的位置上，在阳台的椅子上在最好是秋天的季节，我始终有这样的预感，我不预言，等便是，我预言它们未来但一定会来，我会知道，无论什么，这些那些，它们来了我就让它们不鸟鸟之，无论

是不是鸟，可以是鸟不是吗，最好是鸟，从天而降的一个鸟，最好怪一些，一个怪鸟，缓缓降临，在一个奇异时刻来到我身上，它最好站在我肩上，小巧而轻盈，没有色彩，平和但非常怪的样子是我一直喜欢的样子，我会接受它，完全毫无保留接纳它，而无论它出于何种目的，情感，想法，我们一起不鸟鸟之，我不会唱起歌声，在心里沉默着，这就够了，就很好，是这样的，我们其实从来不用说话，因为一旦开口说话，事情就又变得没完没了了，而我，或鸟，在我们的真实愿望中无非只愿意不鸟鸟之，我们是愿意的，因为情感早已脱落，我们因疲劳而无法返回而离去，“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我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每次行动的理由，他们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钟头内，我没有感到疲倦，忘掉所有的烦恼，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使我恐惧，我和所有这些大人物在一起。因为但丁曾经说过：从学习中产生的知识将永存，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当和煦的日子过去，气温来到低处，秋天显示出它严肃的样子，空荡而浅灰色的天空中云也是灰色的，云疾速移动，鸟到处不见，

它们去哪儿了，仿佛来到另一个季节，观察者站在阳台上，一个小小的露天阳台，半露天，可以这样说，它的两侧是墙壁，从卧室推开玻璃门走出来便是他的阳台，他这样认为，一个用来写字的地方，有一张书桌或者说写字台这样的东西，没有支撑重量的脚，它悬空镶嵌在墙上，这种事不是木匠能干得了的，必须由专业安装工人来操作，在墙壁上打孔，塞入那种膨胀螺丝，现代技术，大概就是这样，他忘了那个安装工，一个中年人，操一种听不懂的口音，他把桌台装到墙上，又拆下，从房间里移到阳台，因为它太长，面积过大，与房间不协调，他建议把它装到阳台去，反正那里有墙壁不是吗，免得浪费，他测量完阳台的长宽后，觉得这个建议实在是为客户考虑，他指手画脚开始规划阳台上的装修，这里装套柜子，那里，他说，把栏杆拆掉！用玻璃窗做封闭，全包围起来，这样卧室房间和阳台就算打通了，在墙角落摆几盆植物，花卉，中间放一张小圆桌，一两条板凳，在冬天 太阳是最惬意的，喝喝茶，看看书，他说，他看着不像是个读书人，但听他一股脑的演讲，他对这事似乎很有心得，那是他的事情，最后什么建议都没落实，只是把桌台移植到了那面墙上，在桌上装了三门一套的柜子，门板上装了镀金把手，这样也行，因为

柜子和桌台都是乳白色的，墙也是白的，因为这些都不重要，只是一个桌子，用来在上面写写字，而柜子从来没用，它们都空着，连杂物都没放，安装完毕后留下的那些碎木屑，螺丝什么的，一直没清理，但它们仍是这个半封闭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它们明显，但它们确实没派上用场，甚至还阻挡了一些光线，它们装低了，离桌台上方不到两尺，这样当他在写字途中休息，望着墙壁的纹路或那条墙裂缝时，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头，是这套柜子，它让阳台有一种在房间里的感觉，而阳台应该是怎么样的感觉，阳台应该有一种通透舒畅的感觉，而不是对着墙壁和柜子，这对他写字有没有影响，看情况，要是他在写一面墙，一个柜子，那就没大的问题，他正好可以看着它们研究，要是像平时那样写写云，鸟，天空与尼姑，神仙，下雨，花朵之类，他就得扭过头去看，至少转过脑壳九十度角，这是十分麻烦而且费劲的事，他是写实派，写什么都得有东西参考，就跟写生一样，这样来得踏实些，因此他总觉得头顶上的遮雨棚实在多此一举，这还算一个阳台吗，几乎没有阳光，一个朝北的阳台，只要气温适当，没有雨雪，他总会在那里工作，他属于阳台，属于窗，不是在阳台上写就是在一个窗前，他说不上来为什么会喜

欢在那种地方休息，动脑子，他现在把椅子从阳台搬进卧室，两只脚搁在床上，写字工具摆在腿上，两只手写着字，这样也不错，可以直接看到阳台上的书桌，柜子，一盆栏杆上的花草，再扭过头一点，也能看到对楼的屋顶，以及天空，因为天气实在阴郁，没有阳光，他担心在露天待久了生病，也不是，不清楚什么原因，总之在那里感觉不好，他打开一只抽屉，看着，当他感觉不对或没什么感觉，他会去做一些意义微弱的事，注意一下呼吸，伸出一根手指，检查它的弯曲度，或随手打开一个抽屉那样的东西，或翻开一册书看，或点燃一支烟雾吸着，把火具竖在桌上，或简简单单看着桌上的那个玻璃杯子，或总之他不能同时做两件以上的事情，或什么都不做只是想会儿，想什么，也没有，或实在到了以上都做完一遍，实在没别的动作，他可能就去写文字，写几句，诗或长篇什么的，继续咏叹，抒怀，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回到熟悉而虚空的场景中，仿佛鸟射进天空后消失，接着它重新回到出生点位，寻找它们的依据。秋天终于转向萧条，在河边，她们搭起帐篷并沿袭了原先的制度，生活中拥有一个水缸一个儿子已足够，而这是你的手，你的脚关节，脚指头上套着粉红色袜子。它不会跌落。随机打乱一阵风可以起到什么作用？意味着是否能实

现一小部分的计划。但是没关系，我始终拥有一间卧室，柔软的床单，以及自身的重量，它们比一个句子还要来的舒适，在短暂的休息过后，成为一种习惯，导致我们必须先预设神的存在，然后才能去证明它，学会它们的排列，并假设一列火车已先于我们驶入黑乎乎的隧道洞中。没有光线，要找出其中的错误很难，在上升的烟雾中，它们尤其不符合人的想象。你是如何做到的？又如何四季更替中降临？在上与下的区别中，遵循那些不必要的原则、传统与后悔，并尽量让它们连贯、统一，就像插在花瓶中的一根枯枝，水是多余的词语。变化，但成熟。包括我望着云的态度，在无论哪种星期二，它们都已救不起我。与之近似的情况是，你拉开一块窗帘，消除它正在等待的转折。或者去剪掉那根把控方向的鸟毛，它们有什么不同，能否让事物变得可靠，更符合中国诗歌的色彩标准，这些都不好说。真实的原因是，他们不会告诉你它是一头什么动物，给出在兔子与大象之间的范围与分类。命令是直接下达的。就在那里，一场雨水过后，它走得更远了。避开风雨与各色各样劳苦，秋天通常由一些重复的念头组成，高而远，在雁飞行过的地方我看着，它们真，并且真的不会跌落。我从没听到那种响声。我的动作如此单一，落后。这是最后一次，

她们说，你不可能跳出所有关系而不成为一个碎片。也不是，窗户是打开着的，一种完全的开放在面向我，同时那些认识但不懂的动物也在离我而去。它们曾塑造了我残次的性格，现在到了反刍它们的季节。一个死鹤被人从沟渠里捞起来，丢在大路上。表示一种结束正在发生，在电话冒起烟雾前。它被称为脚或爪子的东西，粘着尿迹的尾羽，我不会过多去赏析，收拾它们不是我的义务，她们淌过水，但没有对我承诺过什么。相反，因无知我感到愉快，这表示她们的想法从未在我身上得到验证。只因我是一只封闭的抽屉？在危险但无伤大雅的语法中一只落帆的船，一条中午的煎鱼？没有杰出的思想发挥作用我宁可在椅子上空坐着，这样容易回到开始，继而出发，往返于地府与竹林广泛的区域，是平面的，我总在那里，一些特定的标点处捕获到鬼魂，虎，以及对雨水的思念，一些敏感事物，一条打湿的狗，从傍晚起，她们一直在追赶那根它衔在嘴里的骨头。新闻是美好的，并不会去报道那些没有巨大荣誉感的谣言。有时，衡量天气好坏不在于它的阴晴，风以及风向才是指标，即便出门散步他会摔跟头，百分之百遇见穷人，在它们的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忽略遗传的因素，运气与脂肪含量也不得不考虑在内。可是这一天，他不会去河

边钓鱼了。他需要新的想法来消化掉午餐，远离修辞学，过度营养让他发困，最好的方法是大量饮水，让头发降温，减少写作的趣味性。阻止巧合一再发生。消失的，只是手的意义。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体验它还不够密集，而只能是尽量拖着，不动。或者掉头，换一个方向。一个双重游戏。它既是破坏，又是建设。从来如此。茱迪走过来说，怎么到处都是漏洞呢。她把梯子拆了，丢到水里，看着它飘走。少女与梯子，甚至少女与思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怎样的一个画面，放开一只松鼠也有同样的效果。不是阶级的，但值得你尊重这种发现，同样把它们藏在一只鸬鹚身后，这样，我们很快就拥有了两种技术性水陆动物，与憾事和暂时的迟疑相连接，在一个上午要懂得感谢它们缓解了你的顾虑，没问题，无论是好的多汁的什么，它们至少是以事件的样子在这里，在所有别的选项中它们没有标题，与之相关的主题，需要叙述的事实，原因，它们遭遇自身而不会过于冷漠，词语仅仅起到故事的过度作用，仿佛一根伸出的触角瘫痪在附近的自然中那么夸张，而你是诚实的（类似于打了败仗，吞下一个苍蝇，它们并列：只是谁会这样说话呢），秋天，你变得没那么具体与严格。扛着锄头，抖落披在肩上的海带，复数，并不用我提醒你忘

了吃药，对着湖面祈祷，怎么说呢，我们达摩体质但并不适合无限修行。远处，山尖淡薄，星星在白昼下发射冷光，继续生活需要的稳定性我们从没获得，你在仔细抛光你的皮衣，一个人不是我的主的母亲圣母玛利亚的抱子像挂在墙上吃灰，不用怀疑，科学最终会发现一切事物的源头，得到不再能进一步解释的神秘答案并使我们满意，稍后，她又恢复了睡眠的感觉。然而需要深入了解的模型就在身边，它的展开是均匀的，从星期二到星期五，填充着空洞而超前的废话，那个洞底始终待着那头没有名称的长角的哺乳动物。它神经，以絮叨代替歌唱。我能轻而易举闻到它烧焦的气味，泛蓝色微弱的火气，什么都好，只是时代不同了，电影与贸易完胜农耕与革命，快消品与犯罪已不可逆地遍布城乡结合部，海洋与恒温层，向太空进发的进程也在日益加速，二十一世纪再也不新鲜，神的暴戾与亲切不可避免在褪去，变为纯粹符号，一切都是实用的，谈的都是生意，效率，碳排放。历史呢？没有中心哪还有历史。五斗米教没落了。天鹅脱下伪装。战争无须鸟的正义。语言腐败到不用逻辑也能正常使用。权力也是，九月过后还是九月。群众的下面仍驻扎着成吨的群众。与此同时，口号一直在重复它的无聊与冒进，鸟反复犯同一个错误，风

停着不动，雨始终要下不下，诗歌严重趋于散文文化（只有并置是值得信任的原始形式），大气混沌，与此同时河水没有倒退但眼见它干枯殆尽，快递什么时候送达？世道愈发气闷，还没等秋天完全逝去，候鸟便等不及开拔迁徙，它们最先知道行星的形状是个巨大的桔子，它们掌握飞行的弧线，光滑而美，当庞大的鸟群涌入天空，与之等量齐观的壮举恐怕只剩下足球赛事。时代而已，在匆忙过去以前它留下经验，污迹，寺庙建筑，味觉记忆以及仅供拨乱反正的口号，增加了什么？也不会减少，一个不断替换的过程推动事物整体来到现在，是参与其中的他们应得的，他放下筷子，把碗牢牢端在手上。我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转向带来的后果，仅仅跳跃已经够麻烦。红色按钮。麻雀在树杈间改变它们的位置，表现为一种有益的徒劳，它们没有纽扣，并且绝不会为天气牺牲它们的娱乐。它们不是纽扣！而按钮，一个突然出现的按钮，它红色，塑料质感，一个不在视线中感到的低音而不是因恐惧带来亢奋，在末端，作为一个端点通向完全隔离的世界的一次爆破行为，只须轻轻按下，用佛陀柔软的指法去点击一只蚂蚁，它们瞬间出现，没有延迟，快过我正在写下它的想法和动作。但我不会在此停留过久，除非它（纽扣或按钮）反复作用在我

身上迫使我不停返回。我拉开抽屉，它不在，也许是我的失算，抽屉里没有红色。我只有坐着，看着这天的雨水。下雨时，世界在雨中，下雨是它的背景。在背景的后面，我不知道出发去哪儿才符合价值。茱迪已经乘地铁上班去了。我还在想。而茱迪永远是茱迪。茱迪咏叹，紧紧握着手腕，茱迪在这一天不想是茱迪。茱迪在每一天都是茱迪自己，茱迪知道，她不会忘记。茱迪从不忘记，包括她是茱迪的事实，包括她就是茱迪而不可能是其它的这一事实茱迪知道。茱迪她不可能不是茱迪。茱迪穿着鞋子，她不可能忘了这件事，我们的茱迪。她有一个事实是绝对不会忘记的，我们的茱迪绝对会穿上鞋子后才出门，无论是不是下雨茱迪不会忘记她是茱迪，我们的茱迪，她不会忘，茱迪想忘了茱迪是茱迪这个事实，但是不能，因为茱迪已经是茱迪她又如何忘记呢，茱迪完全掌握她是茱迪这个事实。茱迪出门去了，穿上鞋子，乘地铁去城里上班。茱迪不会忘记，这天星期六，是一个上班的日子，值得去咏叹的日子。就这样，不管下雨不下雨茱迪穿上鞋子，咏叹着上班去了。我们的茱迪，而我一只手空举在空气中，雨水充盈，我还在想。没有思想，承载思想的对象或载体，但显然已不是在身体所在空间，应验了之前说过的如同一头鸟射入天空的虚空

后随即消失而只有反复射入，从身体这把无弦的弓一次接一次射出，而又没有具体的一次完整的轨迹，甚至它在射出吗？它始终不动（在这条椅子上）。在此，引入鸟的想象用作比喻无非也是不恰当的，我并没有这样的思想器官，我仍在云雾（还是迷雾？我无法分辨两者的发音，但它们有明显不同的形状）而无法从中拉开。又是谁的手？穿过雨帘，抓到了我什么，以至于可轻易移动我的位置。要确定这样一只手需要先明确一种语调，一种我一直在寻找但其实就在其中的语气。我就是语气。正是它在推动一头鸟从射入到失去的一种非时空思想活动，它不是冥想这类玩意，没有那么轻松。它是晃荡的，无边界的，是无论如何不存在色彩的不可描述，实在要说的话，它就像一个尼姑在月光下的河边梳洗腿毛时看见一个小鱼在反复攻击她脚蹼上那个发脓的伤疤。它首先是一种无意义。其次，没有其次。它远远地（可以使用这样的词）托举起我，远离没有缝隙的实际，一个阴雨秋天。这还是在一次短暂的午觉后我缓缓醒来，一只手提拎起我，把我倾放到这把椅子上。一个犯错的孩子得到了什么？一把椅子。一个用来空坐着的发射场，一个系统原点，一件礼物，都行，它们没有定语因此都行，我愿意它有各种不同的价值而不会只选择其中一

种，这样，我也就成了不同的一个人，不一定非得在这里获取全部关照，坐在椅子上我无法转身，推动石头到山顶上，没有这类危险，我西西弗是西西弗没错，但我也忙着喷洒农药的金刚菩萨，雨在下，我难免不被射过天空的那头鸟吸引，是它让我从睡中醒来，一种古怪的现象正在发生：那是谁的手？它在统摄什么，又在否定什么，没有这样的一只手，能看到类似这样的一只手，是我的手（它们正按在键盘上乱蹦，在这里），而又绝不是手，一种抓取物，一个爪子，鸟爪，金属质感，黑亮，如果是这么一件东西，它又是从哪儿从虚空中伸入进来，连接它的是什么东西，没有，没有这样的一只手，我反复想象，这样看看，那样看看，到处嗅，静下来仔细听（只有雨声，以及高速公路那边传来的声音），一只手怎么听？没有，我把这些感知综合，没有得出那里存在着一只手的结论，它不是词语以外的事实，不是，但它就在那里，在那个不是空间没有混乱也无序列的地方，一只手必定在那里，我神经质似的相信这一点，是我说出的，我写下了这只手，也许不是手，是其它，但命名不重要，它是什么就是什么，都有它的价值，都可使用，正在使用，它只要使我运动起来就是成功的，只要能让我移动，尽管我停着包括思想在内，我不活动，不在现

象中哪怕它有多古怪，陌生（那是我们见面的次数实在不多，而秋天是它频繁到来的季节），它仍在价值中，也就是说，不用等了，结果已经出来了，在会议召开以前，一场雨水已先于鸟来到可以容纳所有自由的天空。因此还等什么呢？以一种匀速但无速度感的移动阅读一本书，涉及所有名词，名词转动词或词语成为物，下雨就是这么一回事。雨从雨水中抽离，坠落，一只伸出阳台的手接住它，一个雨，一匹小马停在手掌上，一小匹雨马，一个雨对马匹完成的一次成功袭击，一个词与另一个完全无相似性的词的一次碰撞与侵略，谁是优势的那一方？谁更接近动作，是雨。只能是雨。雨是对马匹停着的姿势的肯定，是雨加强了马匹皮毛的光泽，雨全面笼罩一个重心不稳的四肢动物，雨急促，马呢？一个雨中的马匹坚持不动摇。这不动摇包括它的肢体，思想与对过往的记忆，它没有。它有什么？没有。始终，但没有。一个停着在雨中的马匹它是，雨已彻底统治它，淹没它，而雨只会越下越大，大雨。只会越来越糟糕，雨的法无法穷尽，而马只有一匹，一个马，它们在数量上绝不对等，讲道理？雨水看着无情，又哪来的道理。因此一个人还在雨外等什么呢？雨在下，他只能让鸟射进天空，义无反顾，愿意的话，也可以让它停在那儿：

那是它的语气，真理。是它的惯性，而用不着去过多地关心政治与伦理，那不是她们隐藏在胡须下的实际述求，她们的阴暗面。自我囚禁的钵，声音也被禁锢其中，我们最先看到词语的移动，没有色彩的灰度，在第一节与第二节课程空隙，下楼，端着它去厨房倒一杯水。材料就摆在那儿，有所领悟但你还没准备妥当，它们会腐烂，印刷厂会烧起大火，但你不会提前通知那个消防员。但你与她当然不可能统一，缓慢与疾速与抛出与变相收拢，用完后，你把它们丢在那里，等着有人走过来重新读取它们的排列，这一切都是刻意的且安静地待在抽屉里，雨停后，我们看见并看着明亮干净的光线。路途遥远，通过超大量特定算法它们才得以生成并来到这里。而我们同样在这一进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苍蝇沿着线条爬行，艰苦的日子到来又过去，墙上的挂衣扣的辉煌金色，这时，谁又叹了一口气，我们围绕这个进程的最终表现取决于我们在何时退出，因为依照韵律的原则，它不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你的机会来了。这是你满意的一个带阳台的房间，还有无数的日子要在这里度过。它们在何时结束，杯子总有一天会掉到地上，一句话总会熄火，抵达它的末端，诗就在那个地方完成，落下。你捡来的果子摆在书桌上等着风干。你的秘密

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包括房间以外的世界，仍会以它自身的样子展开并照顾你对它的最新想法，因为这个苍蝇会得到顿悟，穿透这面玻璃。栏杆上，就因为那盆植物会长出花朵，大力开放。因为你已看见，蛇待在洞里睡觉，我们期盼的审判不会到来，关在笼子里的兔子在更大的秋天的笼子里保持一种单独的秩序。大的情况暂时不会改变，梯子斜靠着藤蔓爬满的围墙。睡眠不足的散步者看着它们的使用方法，早晨清凉，在肩膀以上她醒着。在一种巨大的差异中它们把她排除在外，来到生活的另外场景，你只有一次机会得到她的肯定。而一切又会重新开始于轮胎对地面的碾压，在一个小的接触面上，带起昨晚留在地上的雨水，我们一致认为这也是一种正式的行为。正因为它的关键在于词语的移动，跟着句子发生变化，遵循扭曲它们的规律而不会随意倒下，失去信念，年轻时代的宝石埋在地下，它确切的含义已没人知道。针对这类情况，我们实际能做的工作非常有限，选择上的有限，以及用情感强行连结它们带来的麻烦。它们不在我的思想中但仍具有合法性的权力来自哪里？等着解放的尼姑，总是带来不好预感的鹤，旧社会与风，还是乌云，它在天空中停着的动作与逻辑我从来没忘，还有在秋天很少遇见的蝠鱝，并没有必须服务我们的

责任，这些无所指的事物不关联其它也不相互作用，它们以集合的形式出现在我脑壳中，一并等着我去处理。他坐在那里想“我应该上场”，这就是答案。然后呢？答案只是为了下一个提问的正确到来，一篇论文的议题悬置着，当我们说起雨水，它的空无便会被看见。但这天风和日丽是另外的一天，还是一个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的同一个人与同样的一片光线。计划依旧，还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分析字与字的分布，语句起伏，如一个说传统相声的来回念诵与榨干它们，再没别的事情而只有数值在变化，远离原先的设想，它的极限。要照顾的地方不多了，水牛低下它的头觅食也忘掉劳作的意义，羊群伫立在风景中拉下超硬颗粒的黑屎，鸟再次返回遥远旧社会，回归理性的龙不知游荡去了哪里，你一直擎在空气中的手臂提醒我们去继续寻找儿童时的记忆，剥夺它们所剩无几的剩余价值，暴露你的劣势，缺点，促进你全部知识体系崩溃后荡然无存，改善在上午的光线中你发呆的姿势，我不再能帮到你什么。幸运的教诲写在你脸上，你打出一个水漂。须臾，那些能量又折回到你手指间上，伴随宇宙的一次忽然晃动，射出的鸟来到它的边缘。它是一种特指吗？除非你也是。你是，不，你不是，不能是，你在你的那边，被排除在一切以外的那一边，

在始终在没有鸟以前，在你所在房间里保持着朴素，反动的内心。以非实物非洞的样式呼吸缓慢，创造一个又一个没有画面感可随便丢弃的场景，完成这天的游戏。足够顺利的话，还能捡到一两个没被污染的词语，以供下次使用，只是在秋天，我们需要去抓住的仍是一个东西，一种新的物种而不是指示它的词语，这样就带来了双重的困难。苍蝇的复眼在持续观察靠近它的两只手掌，两种类似的信息向中心聚拢，哪一种更重要？这里是否有明显的混乱？密集意味着危险。它的反应应该是什么？飞走，还是继续停着不动。在信息量的收集没有超过那个阈值以前，它与生俱来的机制无法触发它去做出决定。它是一只成年的新苍蝇，这是它经历的第一个秋天，这些可以从它不停挫动那两根细小的前腿的焦虑中看出。从开始写这篇文章的九月末起，它就以一个无名者的身份在这房间里打转。它的本能助它再次逃过一劫，一次来自外界的神秘意志的突袭。由于视觉与物种差别造成的原因，它与你的困境完全不同。没有报复事件会发生。它对我们的生活以及自己混日子的方式很是知足。秋天是我们共同的季节以及属于它的归宿。它默认这一切，最后在暖气片上找到了一个好位置。轻松的事物，房间，插在锁孔中的银色钥匙，一个安静的上

午需要的东西这里都有。你和我差不多同坐在这条椅子上，区别在于我是先来的，升起烟雾后，你跟着到来，带来整个房间的明亮我们需要。现在，你下沉到梦里去，或看看新闻，饮水，或吃一片原味奶酪，随你。只要像一个从马背上坠落的陌生人那样，那么你就是奇迹。而我继续往前走上一段，沿着路边草丛，辨识昨晚夜行动物们在此经过的复杂行踪，找出那些稀缺的事实。每次都是这样，漫长而费劲的准备工作占据了生命中大部分的内容，从而去把握住它作为一件易耗品的实质。困难是可见的。路过一部满载木材的卡车时，我停下望着它，一个组合与它的停顿，在一个曲面的点上，稍后又回到停滞与静的无所表达中，我摘下置于它们中间的眼镜。通过镜片，失真的图像得以在校正后完整反映在我脑壳中，进一步转化为词语与动作，与她们，或同一个不可分割的东西在光线下，它们在进行中。是什么？那种远超出光线的长度让人愉快，与周围的面积无关，它不是关于时间彩带的，不是矢量的。她们，我听到她们在河边的私语，这样我就重新获得了再次分配的权力。哪怕它们是云，站在不远处农田里的三个女人，还是近处一个摆在阳台的插着三根香的塑料容器，要考虑的无非是词语类型与它们在句子中的重量。而用不着过度

担心她们的直觉（她们的各个部位都在下垂），只要保持一贯且肯定的立场，我便能完善处理这些事物，并付诸一种野鬼般的流畅。季节性掉毛的田园派诗人，我是。在虚拟的自然山水间咏叹所剩不多的自我，用头发磨磨眼镜片，在一阵歇息后，又顺着水草方向溯行不知去了哪里。还有鸡蛋羹吃。也就是说，凭什么？这一切凭什么？以及因为地球是圆的。这就解释了一切。一切没用的，差的，椭圆的，佛教的，秋天的，屎的，一切严肃的胡说八道与不知所云，云云。因为一切没用的，差的，方的，太差的，尼姑的抑或乡村的，道的，无论什么都可以用它来解释，即因为地球是个球，转动的圆球，因为转动。这就是一切，旋转且移动，矢量上的移动，仅以自身作为参考的转动以及移动就是这一切，无出这一切，它带来了一切那些没用的，好的，太好的，安静的，社会的，风的，风和雨，一切恩怨，前世今生，在一切劳苦愁烦中，太阳照常升起，落下，升起后移动，接着落下，接着又照常升起，这照常就是因为人活在一个球形表面，被吸附在天地之间旋转，移动，去哪儿？不去哪儿，不知道去哪儿，谁知道？他知道。只有他知道。只是他又是谁，是第几人称，又怎么称呼。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移动与旋转，随着这一切没用的，坏的，

无始无终的，鸟的，太鸟的，荒诞古怪的，红色的以及红色，寺庙的当然必定也荒芜的什么移动，在各自的位置上，周期性日常转动而不能停着，静止因为地球是圆球，一个气候宜人的球形行星，是按照球的理念创造的，被它自身的旋转和移动创造，一切籍此而来，此形式，此道，此规矩，规定或管它叫什么，籍此物而来。凭的就是这个，此东西，籍此，一切没用的，残废的，动物性质的，沿海岸线的，碗里的，裤裆里的，飞的走的，爬行的无一不由它而生，而灭，包括一切分类和集中的一切。因为这是我们所能看见的。因为一切是由我们在看见，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以为的一切，在的，不在的，做梦时出现的，幻觉中恍惚想起的一切，自然的以及大自然的，无非这些，无非没用的一切，无非因它自身的转动与移动，它们又有什么不同？那也是我们以为的不同。一切即我们以为。以为鸟是飞行的事物，饿了就要去睡觉，人有疯子与有罪的分别，佛在一切生灵心中在干什么呢，而心外连个鸟都没有，以为空，是以为皆空，而不是没用，空牢牢抓住空这根万能稻草，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迎刃而一劳永逸，殊不知这一切之后的一切仍在移动，在连续且持续永不停歇移动，旋转，无始有终，而我们总是晚于这一切看见它们。我们是迟来的，在他之后。

必定在他的后头，我们低垂着脑壳，望着鞋带。我们看着这一切没用的（它一定是方法吗？），烟雾缭绕升起的，散开的，大的，必定也有小的，恶的，高估的，被统治的，古代的以及农耕的，现当代与当然也是历史的，有什么不是历史的呢，一个通用的大词虚词空词它是。一切都是历史的，就像一切皆是无用的，灿烂而发霉，兼在旋转同时移动。而这一切只因为地球是个稳定的压倒一切的圆球，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足够大，正好就这么大，有足够容量的海洋，数值合适的病菌，足够庞大的神仙群，无数资本家，分裂成足够多的国家，语言，猴群，有足够丰富的游戏，足球，麻将，悟道升仙与广场舞，这一切正好足够，因这旋转与移动正好也是适当的，因它必定适当，这就是解释。这一切，要是有需要解释，那么我们所见的这一切无非都是没用的，正在发生的，卡夫卡的，交叉而又平行的，相关但毕竟无法连接的，是近似的，无非都是。尼姑与降落伞包，鸟与等待，只要留心观察，它们便存在一种近似，以及相似性。不是吗，鸬鹚与汇率，它们如此相近而又如此无关，是无非是在旋转与移动中被甩出的东西，要是必须有一个解释，一个无尽头的解释，那它就是。它足以解释一切（包括这一切），无用的，象征的，抽象与具象的，一切过时与

时髦的，喘着污秽气体的，甚至写下的与不可能写出的，还包括什么呢，一切子集，关公，地道战，发神经的书生的哀思，举着手，听听老派电子乐，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桌上，一条哺乳类鲸鱼潜入海底这些零碎的杂碎也算在内，它都可以统筹出这么一个莫须有的解释，即因为地球是一个圆的球。它们如何定义？在一个平面内，围绕一个点并以一定长度为距离旋转一周所形成的封闭曲线叫做圆。以半圆的直径所在直线为旋转轴，半圆面旋转一周形成的旋转体叫球。无论如何定义，它必须旋转。在成为一个实际的事物同时，它又无法缺少移动，没用的尼加拉瓜（朋友是用来投反对票的）式的移动，在历史中移动自身的位置，以此来非常优美而简洁地解释一切。除此，我们再也找不出更完美更屎的替代解答。一朵花为何开放？开放后凋谢。因为移动。要是一朵花，它为何必定开放，开放后必定凋谢。其中必定有它的道理。即移动。秋天，一个人独自走在道路上，走一步，停一下。停着，望着天空，却怎么也想不到在停什么。那么在整体上她又在走什么呢？她都没有在移动。她忘了。诸如此类，其中必定有深刻神秘的道理，需要一个完全独立，清醒的答案用来解释它们。这时，一阵风停着始终不动，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气闷。她需要知道。

她不知道，她自身并没有移动。她望着天空，仿佛望着笼统的一切，她在想。思想，顺着天空方向，深入更深更宽泛的虚空中，她会想起什么？无非一些没用的，非知识的，颓废而杰出的，就像这片天空彻底空荡的样子。她抱着那匹鹅缓缓想起。无论她想起什么，她都没法去相信。不是她不想信，是她没有信的能力，与资格，她只是想起什么就忘掉什么。这样最好。她是不满意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她不信地球是圆的价值观，是在持续自我旋转与在虚空中无限移动。她在这种惯性中而不自知。也不愿去信，只知道这一切是没用的，世界的以及这个世界的，无非，无非什么？一想起，她便忘了。她不需要想起。一根停在空中的稻草，她要想起它做什么呢。她只是气闷，感到胸口有什么东西压迫着，她被什么东西包围着，被一切围拢，这种感觉让她无力与气闷，她不满意。只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是一朵花，为什么就必须开放，是一个人，她为什么总在叹气，她实在无法解释这一切，只能不去解释。她停着，感觉其实可以不用解释这一切也没什么，无非气闷，没有力气。她太瘦，最近吃得又不多。把秋天还给秋天，解释还给解释，她想起一个跳大神的诗人说的这句格言，随后在地上啐了口唾沫，迈开步履走了。这次她走得快，并没

有停留。在所有事物中她代表我们熟悉的一部分，她的那一部分。我们对此最好不要去批评她们，苛求是没有意义的，如同兔角，她们无非也是没有尽头的事物的其中一部分而不可以实际解释。我们只要保持住一贯以来对她们的经验。我们有她们所需要的谜语，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不会给予她们。远离她们，远离她们的述求，把她们排除在一切以外，能做的也就是这些，她们是杂项，不在我们的选项范围中，因此也无须去解释。我们真正需要解释的一切是仍是那些没用的，精髓所在的，起落不定的，仿佛鸟射过天空后遗留下的，非物质但绝非形而上的，并且也是，必定是传统的，是可以用来持久后悔的事与物的组合，是系统性的，甚至全面而稀薄的呈均匀状的一切。剥离色彩后的云是其中的一种，迁徙的象群勉强也算，但它们仅仅与迷失有关，且远近难以琢磨。一个雨点呢？两个遥远的阿富汗雨点，或一两个不在近处的朋友，它们自然是好的，我们绝不会主动拒绝，只要它们与他们愿意。只要愿意，相信地球是平的又怎么样，太阳照常升起，从西方到东方又有什么所谓呢。只要愿意信，他们就是对的。其次，实在找不出别的更合理更绝对的解释。就因为朋友说的就是对的，一直以来都是，只是从来这样便是对么？是的，钻

牛角尖与搅屎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切都成了没用的，谎言的，尤其虚伪的，电影的，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火焰的要不始终闷着不动的，情绪化，平面的，心碎的，失落的，你的与他们的，谁的，而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一切都还在那里，从未消失熄灭，从来始终如一，无非从来如此这般单调与枯燥，蓬蒿与不鸟鸟之：在这里，我们终于找到它们之所以是它们的依据，在移动与旋转中不鸟鸟之。鸟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诸如此类云云。一切分类与在分类外的，它们首先没用，其次暂时，其次，当然只是为了方便，为了获取安慰，权力与自由，它们无非人造的概念，人在玩的游戏，人这个那个，它们首先是无用的，徒劳的，韵律的，先来后到的，投机倒把以及现场形成的，之不正常，之不平凡，之鸟，不觉已延续几千年也。一直在解释，而又从未解释干净。只因为我们一直弄不灵清，其实地球是一个自旋与持久运动的物理圆球，而不是平坦的天下与放之四海。不过，光讲道理也是没用的。一切，包括事物与道理，盆景与病态审美艺术，撞钟与念佛，诗意与制裁，甚至道德与衙役，一切的一切，梦，科举制，在树下数钞票纸，射击一群麻雀，蝠鲮等等都存在先天的不足，缺乏逻辑，信仰与运气。也就是说单凭这一点，明天也只能吃一

顿饭，而屎又实在难吃。这秋天，街上还是有作为结构支撑的穷人在大势晃荡。移动，在围绕自身重复转向。狗追咬它的尾巴。近处，风不像风。雨呢，空荡的天上就算一个雨滴也都没有。是经典旱季。沿着这些详实并不可靠但总归诚实的依据，我们看见：太初有道，道与他同在，道就是他。他就是道。他们就是道理。这道太初与他同在。他们相同。万物是籍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籍着他造的。因他就是道。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我们说，不要在黑暗中，要有光。有一个人，是从他那里差使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的是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为他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翰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的人。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籍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他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他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恩典和真理，都是由他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繼承了橡皮寫作的風格並發展出一種介于詩與散文的“大寫”式寫作形式。著有《瀑布》系列詩集與長篇作品。



- 1、《迴聲是迴聲是》 槐 樹
- 2、《一個藍色百事》 張 羞
- 3、《雙樞》 楊 黎
- 4、《和泰森打架 乘船上大學》 張萬新
- 5、《水城弟兄》 曹 寇
- 6、《散步史 翻譯》 張 羞
- 7、《詩選集》 趙誌明
- 8、《沒有一句實話》 鄧 興
- 9、《有病吧》 李真不弱
- 10、《堤岸》 張 羞
- 11、《萊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張 羞
- 12、《玄談廟》 張 羞
- 13、《除惡》 林東林
- 14、《破銀河》 4:2
- 15、《聖·張長衫的講述》 張 羞
- 16、《小瓶停銀色》 光 體
- 17、《自傳：昏厥與返回》 張 羞
- 18、《又有人從河堤上翻過來》 鄧 興
- 19、《光斑》 槐 樹
- 20、《釣魚集》 林东林等
- 21、《雲雲》 張 羞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poideaeditions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Sean

©2022 October All Rights Reserved



